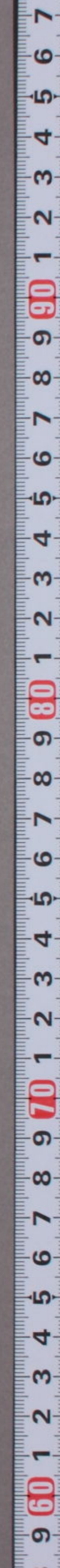




76
4064
19



門外甲
號 4064
卷 32-19

大事編年

肅宗紀

洪啓迪疏

丙申三月十七日副校理洪啓迪疏畧先正臣宗道學氣節實是我東方道統之所賴以正丙丁以後春秋大義之所賴以明三百年綱紀之所賴以維持殿下平日所依而紀綱乎國家矜式乎士林者既而殿下所好又在於與先正背馳之人則有識之士固已深憂於是乎扶抑漸偏消長相乘而進退與奪之際每患私勝而理泯至于今日處分而是非好惡更無一分近似於公正者噫嘻此何舉措



蓋自先正見絕於門生之後世禍層生百惟爭現獨有儒
賢屹然為狂瀾之砥柱讀書林下明先正所常講之大義
見無禮於其師者惟恐斥絕之不嚴小序所云蓋亦所以
明師道而扶世教也賜對之時至有小序已燬之教則彼
乘機搆陷顧何所不為乎咫尺威顏之下果以渠輩尊崇
等語信口噴薄而末乃至於肆然請罪朝言同於街巷斯
道厄於讒口噫嘻尚何言哉及于原任大臣之劄批特有
明白之教則庶幾聖心有所感悟而崔錫文誣賢之疏又
有開可之批士林之惑於是滋甚蓋其疏忽之詖遁醜悖
首尾之矛盾運庭立可觀破固無足費辭卞論而若其所

論辛酉書則儘多委折臣請為先正卞焉蓋其書所以詆
毀師門者條目狼籍而深論顯斥尤在於大義蓋首尾兩
端也其言有曰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理自期寧有伯與
利之可論云則是固有見乎先正樹立之本而第其言但
曰其初云爾則是其毀斥之意專在於其終也第其終至
流於伯與利者果何事也前後自一先正也終始自一大
義也若其成與不成則天也非人也未知先正所樹立有
何一毫彷彿於假仁借義者耶其道義之終不可為功利
之鉄而猶必曰伯曰利疑先正於理欲之間是誠何所據
也其言又以先正之立大義過高亢為非噫世衰以還義

理不明未有以世道為己任者主張惡得以不過自引惡
得以不高槩賢人之言不引以自高則其道不高是以朱
子嘗曰此不是要人高己蓋使知師道之大庶幾竦動着
力做去况先正所倡明係是天地之常經本於義理之當
然則主張自引有何過與高之可論乎其言又以為孝廟
初請對等事皆要得君父之然諾據以為出處之明白殊
欠至誠做去之意稍久則無實以繼之所可見者只是祿
位聲名噫孝廟於先正際會之盛不啻魚水之歡密勿訐
謨元非然諾至誠孚感不是要君則其所云二不亦可駭
乎至如先正之欲與大義同顯晦是固出處間可見之實

心也豈但據以為名而已而若其感激知遇擔負大事不
以成功之難易而孤眷注之恩不以詢謨之異同而忘復
雪之計必欲以春秋之義殉其身而後已者即其粹然自
期以天理者也舍此而做者不過為計功謀利之私則殊
欠做去之云又何謂也噫天不祚我東事雖無成而我聖
祖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意得以表見於後世有弊於天
下者亦其數年講明之效也畢竟無可見實功者是豈誠
意不足之致而疵貶不已毀及達尊甚至文章之本於朱
子書者亦為非斥中一事實出於求過不得而強為之說
者噫嘻是誠何心哉其餘條列又難悉數姑撮其大者言

之論其在朝則以為好惡為彼此而壞士夫之風論其在野以為動以為威怵以為勢而壞鄉黨之俗既擬之於申韓之少息又譬之於潁川之鉤距第其所以罪狀者分為數人之案亦有餘矣噫嘻是何為也但其作書相絕彼既曰非由墓文而又是未抄所遭之前則其將以此書謂之何所由而發乎蓋錫文惟急於畜蓋墓文之事而不知輕重二字之自歸於落空良可笑也雖復雜引無根之事廣張長書之卒而其書之由於墓文其可欺乎際其墓文非先正極筆則明矣屢次請改而未滿其意父師之間終不可兩保則輕重之外亦豈無合乎天理之正當乎人心之

安而初不審於常凌之折衷終有乖於君子之處義即此一書可見公義所以直斥以背師也歿下於此果以為是乎非乎若其所謂與羅良佐書中所引師非一繫之說又有可卡者規其辭意師者師其道其義重輕本不係於受業之久速其思淺深又豈在於質疑之多寡乎大抵此書實出於師生既絕之後而規其辭意有平日思義本不至於不可絕者然歿下於此又以為是乎非乎至於鄭澔之回跋文獲譴既是聖明之過舉而趙尚健之以敢言見黜實非清朝之美事則在匡救之地者何敢不顧是非之所在于而彼憲官或憑藉處置恣意醜詆或構捏既往或摭摭

疏語勒為罪案遣辭慘毒因念請寢之論導成君父之失
至以儒賢之名混舉於詆斥之中特不并請勘律耳設計
陰險不忍正視不意嚮年奸士之習復見於今日也至於
閔鎮遠職在師儒之任一疏爭論固其責也諫官之汲汲
擊去果何意也臣於治疏將上之際得見玉堂劄槩則乃
大司憲臣權罷職之請也臣於是不覺心膽俱寒噫今日
世道雖曰危險如使朝廷小有紀綱此輩之構陷儒賢何
敢若是劄槩一出手脚云狠視其氣勢便一己已拔賢之
黨也不料駭機猝發故注間所提擬於三司者非如黃角
章輩者則輒在於久枳含憾之人不在於辱國失義之人

則輒在於讐視名義交相和應煽動邪說譴罷之請終及
於佞門焚坑之慘將在目前國之危亡不啻北見噫嘻可
勝痛哉惟殿下特軫斯文之厄洞察堂劄之誣快施討罪
之典以為士林之幸云云○答曰茲事是非不啻若黑白
之易卡不但予志之已定自有後世之公議本非牽於私
好惡則唯當終始堅持而已爾雖費辭營救奚足以動予
之聽乎憲府諫院之啓所執既正玉堂之劄所論亦是而
恣意搆捏無所不至侵斥之言亦及銓地誠可駭惋也噫
權尚夏所撰序後文其所以誣詆先正反有甚於鄭澔而
予已燬其書矣且權尚夏之疏一出而和應之徒四面而

起必欲角勝而後已誠一世寢實為寒心其在明是非之道終不可置之也

院啓 洪啓迪罷職

十八日正言宋真明啓朝家處明白正當是非已定公議大伸而校理洪啓迪投進一疏上以眩惑天聽下以肆詆先正敢以士禍戕賢等語恐動為說比擬於己已歸趣却歸於銓地猷撼必欲網打善流乖亂朝廷而後已校理洪啓迪罷職不叙依啓

府啓 申靖夏罷職

十九日持平朴熙晉啓人心陷溺黨議橫流前獻納申靖

夏即故相臣李景奭之外孫也年前洪啓迪趙尚健之詆辱故相臣也諸孫相率疏卞靖夏亦與焉今乃以源流事投進一疏獎詡尹鳳五則謂之為先正營護鄭澥趙尚健則謂之非其罪其所謂先正即昔日仇惡之地也尚健即辱其先之人也乃反尊仰而推服之崇獎而救解之前後所為判若二人世道人心良可慨惋近日黨習誤人頭面屢換而未有如靖夏之乖常悖理論其罪犯不但以醜正言請前獻納申靖夏削職依啓

判府事李畬疏斥尹極柳鳳輝等

二十日判府事李畬疏畧朝廷大是非固知一言才發危

辱立至而不敢以一身利害自恤矣伏見尹拯門徒崔錫文等疏本悉發其師之言與書人所未嘗盡知者狼籍臚刊誣捏先正罔有紀極直驅於謫邪陰險之科程子愴巧之斥朱子偽學之日無以過此噫亦甚矣設令先正真有可攻之瑕釁拯於先正真有可絕之仇惡忍以舊日師生暴揚惡聲至此之極古今安有如許道理耶其疏歷舉臣劄稱以卞誣謂臣出於偏見黨伐而聖教旣獎以為師伸卞又諭以益詳知本末錫文等之言果是則臣當不免黨私誣賢之罪矣以此成案何可勝誅然臣固不足言以先正間世挺生之大賢三朝尊尚之元臣一朝慘被誣讟

於平生猶子之人其為世愛孰大於此而其徒肆然乘機謂為義理之當然聖上又不以為驚駭若視同常事者然其為道與非道以聖學之高明寧因其迂遜而有所未察哉臣實愚昧莫曉聖意之所在也得非以拯之言為不由愠憾真出於論學之公心如錫文等所云耶今規其所謂辛酉擬書無論其言之不近與否縛束操切深文巧詆有甚於鍛鍊之獄吏惟恐其不陷人此果是師生間論學之心乎先正一生言行播人耳目舉國共見之固非拯一人之言所可誣要之百世之後是非可定而若拯之心跡則誠有欲掩而反彰者若謂拯顯親之心太勝以致私意蔽

惑則猶有可諉今欲并與愠憾而諱之自謂其心宜在於
為師規諫者益見其自欺二人之甚矣安有列數罪過句
斷平生而猶復以師生為心者乎拯之從先正許久而錫
文等亦言拯於碣文之前未嘗見其言行之可疑至稱謂
實有山斗之望則其心之悅服可知忽於意見頓異後判
作二人此何故也其發於愠憾豈所可掩乎且其為是書
也既欲其相絕則又何以逢怒為疑而不以送也既不以
送則猶若未遽絕也而又何以密地相傳使世之素所不
悅者資其頰舌也師生雖曰差輕於父子實人之大倫也
虛大倫之愛而全欠君子白直忠孝之道如此餘何足論

也尤所痛恨者先正所秉之大義聖祖密勿之深契誠有
足以暴於天下者雖使後世聞之猶足感涕而并加拾擊
直欲其掩翳而不彰苟有人心其忍為此言耶惟聖明勿
主先入更察其本末之所歸參以聖賢所論師生之義惡
德之節深加裁省焉黨伐固人臣之極罪也若臣者待盡
朝暮一心惟願歸死故里其於世路得失都不屬已而猶
欲為黨論則尤萬死無以塞其罪矣臣固當泥首請譴之
不暇而近以聖患有加瀆擾是懼不敢輒有頌控隱嘿悚
伏靡所容措昨又伏見玉堂劄罷從前禮遇之儒臣官職
與奪顧何足榮辱於林下之人而其為聖明之過舉則殆

未前聞也且其蹈藉先正無復餘地至於故去謚號其為
縱恣無忌亦甚矣而聖明略無一言以斥之臣恐泉壤之
辱鈞黨之禍將無所不至如是而國其能國乎誠不勝痛
心焉今言拯之罪輒加罪責臣之因循苟違實難一日自安
且臣釁重病甚一未進參於候班尤增惶恐死罪茲敢冒
昧陳暴席藁俟命伏乞聖明俯賜諒察亟命逆臣職勘定
臣罪以嚴邦典以定國論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茲
事是非本非難卜而堅定之志終不可撓奪也噫予深悔
甲子處分之失當禮遇先正如初父師輕重之不啻明白
自是以後不敢復有提論者蓋所以畏公議也一自序跋

之出群起和應極口誣辱必欲眩亂是非而後已此果出
於公心即以此現之玉堂之劄可謂執正之論矣卿其安
心勿辭亦勿待罪

柳鳳輝等疏對李畬

二十二日副提學柳鳳輝應教鄭棻等疏略伏見原任大
臣之劄其所以罪狀臣等尤極非常臣等於此不惟瞿然
而亦不能無惑也自有茲事以來彼於先正臣尹拯父子
上自大臣下至儒生不但以事理相爭必欲以醜辱相加
此臣等之所當駭惋者則亦豈尤而效之也哉劄末所謂
泉壤之辱鈞黨之禍將無所不至云者未知何據而發也

遂揣未然之事為此恐動之言已非臣等所嘗期於大臣者而臣等又未知以草二短劄欲明是非者為鈞黨之禍耶直以已已戕賢之黨加之於人者為鈞黨之禍耶可知也言出大臣罪名添重事關廉隅冒進無路云云○答曰省疏具悉日昨劄論所執既正大臣之劄何必為嫌爾等勿辭從速察職

判府事出城後敦諭

二十三日柳鳳輝等承批後判府事李奮情地難安出往十里政院啓稟○備忘記日昨批諭不過明示予志之堅定及為世道之憂嘆之意而已於卿別無難安之端而今

聞卿出往城外云誠非始慮之所及不覺愕然如失左右手也向來兩大臣之出郊固已太過將欲次第召還矣卿又何去就之自輕益用缺然無以為喻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入來事即遣史官傳諭于李判府事

判府事回啓

二十四日判府事李奮回啓臣徒信古議冒申莢說伏承聖批辭旨嚴峻不賜開納責諸臣以群起和應眩亂是非臣之妄言瀆陳為罪難逭奉讀惶隕萬死靡容而聖度寬涵既不卽加譴斥當此聖患有加廷臣起居之日區區犬馬之情不敢遽雍雍城闕惶慄徊徨莫知所出緒見玉堂西臣之

疏譏詆深至，以為恐動為言，是謂臣劄出於用意熒惑之計也。臣衷情抑鬱，既無以仰暴於天日之下，論思公議之地，見罪至深，實難一日自容於京輦之下，不得不冒出國門，只俟誅罰。而又伏聞臣出城之後，臺諫有論罪之章，方留喉司，雖未知遣辭之如何，而抗顏陳暴，亦有所不敢。席藁震越，惟鈇鉞是俟云矣。敢啓。○答曰：知道。

趙翼劄疏論

前大司憲及金李兩大臣

二十五日持平趙翼劄疏略竊以生三之訓於傳，雖有而輕重之分，儘有差等。考諸周官，避僭言之章，近遠之分可知矣。參以禮經制服之意，等級之別可見矣。父子天屬，天屬

不可離也。師生以義合者也。義可絕則絕之，故師非不重。而有時乎為輕我，東名賢亦有以規諷之不入，遊貳於師門者。况乎有僂親之大故，而義在當絕，則不可以一名師生而終守事一之義也。至於前大司憲權徒懷師門修隙之訐，始開時輩醜正之蹊，已巳黨人之禍，謂之先正之釀成源流，共編之書，謂之先正之攘取，乃以此萬二不近似之說，鞋造罪案，或刊諸金石，或弁之書卷，自為一邊之倡首，將成斯文之禍胎。此堂劄所以請罪而聖明所以處分者也。此路一啓和者，寔繁年少浮薄之輩，固不足責，而為大臣尤有甚焉。臣於判府事金昌集之劄，竊不勝慨惋之

至噫周官禮經豈非聖賢之言而乃敢曰從古聖賢未聞
輕重之說臆斯以質言之以右醜正之論至於強脫聖上
以證引經傳敷逼不已其意以為此必經傳所無仍欲藉
其無而必欲脫於上以為脅一世之資其亦無嚴之甚矣
抑又訝駭者其戊寅對館儒之疏曰父師輕重之論臣父
亦豈不知又曰豈欲使師生之義重於父子之倫哉况其
違奏之時猶以其遭不幸非如無端背師者比故終歸於見
識不明亦可謂委曲寬恕而不迫矣曷嘗不量父師之輕
重不問情事之如何而直加以背師之罪驅之於罔測之
境如儒生等所言哉云云以此規之其家庭之意自己之

見未嘗全昧於輕重之分而今乃以未聞輕重之說肆然
陳創有若曾無是說者然年非耄期豈如師丹之善忘前
事哉直以今日時宜不可膠守前說故也其言之乖謬寔
幻胡至此極至於前判府事李畬之劄則其措意遣辭大
有機權始以父師固有輕重五倫不別師生等語游辭婉
說故為秉平之論有寬先正一分之地而漸次操切一若
節深於一節其所堅束把持實有甚於虛鳴斥詈之言故
先正門生崔錫文等既已逐節下破臣不敢更贅而至其
再劄則全露本色索性詆辱乃以規切一言化之於鍛鍊
之獄吏告君之語胡若是不擇也玉堂劄論所執甚正實

出於為賢伸誣之意而至以泉壤鈞黨等語恐動脅持有
若將迫士禍者然何大臣乖當之論臆逆人若此深鄙處
大臣之地而助朋比之勢事機之迫輒作孤注殿下將倚
此一二大臣而欲以調停歧論坐鎮雅俗其可得乎至於
今番考官緘問命下之後判府事金昌集以主試大臣所
當直據所見登時劄陳而反幸緘問之不及其身而嘿
坐視不為一言別白及至諸緘畢到所陳有異一則曰李
整不叅合考一則曰分明或以為李彥綱不請自進彥綱
自明之疏則以為因請進去其所為說莫不歸於命官以
為左證則大臣到此雖欲不言勢不可已而猶此堅噤牢

緘者必有其故蓋以據實直陳則有大害於時輩之論欲
改本實則已酬酢於同朝故當言不言拖引至今及至儒
臣疏逼之後始乃勉上劄吞棗窘遁全不成說有曰事
已出場雖使有言實無獨出於諸臣所言之外者亦無益
於定甲乙之實噫聖上既以諸緘各異無以覈得為教甲
是乙非尚在未下之中元不曾有出場之事而今乃謂之
事過不為一言噫整之叅不叅彥綱之請不請已是自己
之所親見而所自為者則未知有何甚大段妨害而終不
為聖上分別言之一解疑鬱而必欲仍置黯黯之地俾作
未了之案耶又曰合考之初整亦入未中間有以提學不

在宜招來同衆為言者臣覺甚出去云云而了不言某始
時出去某時招來及招來後同衆立落與否其所為說尤
極回圖蓋以撓整而入於衆考之中則實有難於白地誣
捏如欲明言其不衆則恐得罪於當路諸人故為此未去
不分明之說隱然欲置於衆不衆之間不憚於下負心而
上欺君其為不忠不直孰甚於此嗚呼人主之所賴以聞
公平之論杜欺蔽之路者專在於大臣而殿下今日之大
臣乃反排正路而右邪說庇私黨而蔽主聰忍負我聖上
信遇之意者誣賢欺君之狀烏可掩乎又伏惟念近日毒
正之徒皆已畧施郵罰而疏儒金純行尹得和等詬辱先

正三十年來未有之凌恠論其罪狀合施譴罰之典而朝
家尚未有處分臣竊訝惑輒敢附陳於疏未伏願聖明裁
處焉○答曰省疏具悉金判府事劉辮疏語俱甚未安俞
官時事言亦模糊殊不白直矣李判府事再劄所論失當
而大臣事体與他自別則但當不用其言而已也金純行
尹得和之詬辱先正實為駭異並施停舉之罰焉俞等勿
辮從速察職

申思詰疏 斥真儒

副應教申思詰留院疏畧向來前校理李真儒投進一疏
語意危險結有口對搆誣罔極其來時俯仰百計鑽進之

狀有不忍正視而餘波所及繳射臣身非止一端則臣安
得不一卞破於聖明之下哉俞相基所進丹子之本末已
悉於原任大臣之劄其不可以此推而至於朝廷之上諫
長之言誠是而題跋之臣遽有特罷之命處分徑遽誠有
乖於大聖人公聽並規之道且以注措間事詆斥前吏判
趙恭采不遺餘力含憾於一二私黨之見相或謂之濁亂
或謂之縱恣二意噴薄無所不至今此真儒之冒嫌突出
力論科事何若是放肆乎噫國家不幸論議歧貳進退屢
變不悅之輩日夜經營者只在於投間抵隙壞亂朝著而
今此真儒之疏相時揣摩固已久矣外托源流之是非內

售傾陷之陰計而蚩弩之毒先及保護之地一併逐去使
不得容跡而夫三司疏留院之請實由於至誠忠愛靡不
用極之意雖以近日藥院所達規之并與大臣劄而請留
則其前後陳稟之俱出於深憂過慮非出於用意和應之
狀可知真儒之以此譏搆尤極巧憐而天日在上寧不燭
破其情狀哉若其論政地則足以濁亂縱恣之目勒加誣
讖終至於一空乃已而近日政曹之所取舍果能厭服人
心耶玉署之長何等失望而必以得罪名義樂禍死黨如
柳鳳輝辱國喪義贖貨無厭如趙恭億者獨自通擬略無
疑亂汲口招挈如恐不及蓋其意若非鳳輝狼懷之性則

戕賢之論無以擔當又非恭億陷人之手段則嫁禍之計無以激成而然耶引進黨與假手排擊使希功者買勇而先登蓄憾者磨牙而繼起今日發一啓明日發一啓左右打刺殆無虛日務快一時之憤因畏十手之指以至搆賢劄出則世道之衰恠至此而極矣洪啓迪之抗疏論斥弊嚴義正風彩可規摧折之批繳下彈劾之啓隨發其兄以誣人之目被駁於啓迪彈墨未乾罪名尚存而為其弟者乃敢公肆報復若是之速可謂無忌憚者也申請夏之見嫉於時輩積有年所必欲甘心誠無足恠至若向日之疏有何干涉於前事而憑藉僂辱覓罪於無形之地驅人於

不測之科遣弊無倫造意危險此等譏搆之習豈非萬口可惡乎且臺啓既傳之後元無衰改律名之規而初則要快其醜辱之意以削版為請而又仰人口氣改以削奪致令朝紙之所書出變幻於俄頃之間舉措之顛倒體例之壞損實是前所未有良可駭也竊謂殿下近日處分其所抑揚與奪一出於好惡之私少有遠拂輒加譴怒欲使匡救之言怵畏而不敢發承順之徒恣意而無所憚其流之害將至公議杜塞諛諂日進而危亡之兆隨至矣愚忠所激不能自抑敢因請謹之章略效憂慨之忱尤增惶恐伏乞殿下深留聖意少賜照察云云○答曰省疏具悉今茲

疏辭蓋發於儒臣之言而辭氣大欠和平侵斥政曹及柳鳳輝等兩臣不遺餘力而樂禍死黨贖貨無厭引進黨與假手排擊等語无極無倫洪啓迪之疏造意危險則請罷之論深得臺体而又謂之報復似此論議本不欲規也爾其勿弊察職

府啓

壬辰科獄更查事

持平洪禹行啓壬辰科獄事端有二其一卽闕門開閉事也其二卽舉子家歷抵事也蓋門開是實則當為科事不嚴之歸歷抵是實則難免科場用情之科而及至金吾秋曹鈞覈之後其所以處之者猶不律以用情而議其不嚴

其所以叅酌者終至於無所着落只如此而已則初何必費力行查也此不過自知其所成之案又不免見非於公議姑欲以此為罪試官累科名之計噫嘻亦痛矣夫闕門高大臨壓通衢况在開場之日人士駢闐其所開閉何難見之而作證之人或褒辭可疑而掩置不覈守門之士或據實自明而威脅取款其所行查固已不厭於人心而至於歷抵事則既自該曹再次勘奏而違端不一實狀多幻則宜聖明之無以下燭其真偽之分而僅從杖斃何求而不得輿僮之賤亦莫不嗟怨雖以向來大臣劄辭而規之可知其公議之所在矣噫匹婦含冤五月飛霜思所以伸

其枉而雪其冤者即聖明仁政之所當先者也况曾在命婦之列者血泣哀號於九閭之下如無至冤極痛必不至此故判書李整妻當直上言十二條件不可不更加查決請令金吾秋曹更將闕門開閉歷抵舉子家兩款事即為明覈處之○答曰不允前啓鄭澔遠竄事停啓

兩司合啓金昌集罷職

閏三月初九日正言金始燠簡通大諫李世最司諫李注濟持平洪禹行啓人臣事君所貴誠實而無偽士大夫持論所戒前後之相背庶僚猶然况大臣乎行判府事金昌集頃進一劄為護黨之詐右醜正之論措意遺辭固多無

嚴而至於戊寅對館儒之疏則曰父師輕重之論臣父亦豈不知今劄則曰從古聖賢無輕重之說自不覺其親旨之違左劄語之逕庭此其持論之前後相背者也且其命官時則前後章劄之歸重於主試大臣非止一二而終無一言及其見逼於儒臣疏後乃以專意於考校之役傍人之出入未去有不能詳記為辭夫庭謁聖合考之時命官與主文之人合席相難以定取舍此是應行之規他試官去未容有不能盡記者而主文人之出入命官何可曰不能詳記耶且其劄曰事已出場不必追言雖使有言實無獨出於諸臣之外云該曹緘問之啓既已置之判下則所

謂出場者何事而諸臣緘辭或言其同叅或言其不叅亦有依違於兩間者則未知將何適從而有此實無獨出諸臣之外之言耶蓋其意欲直陳則有害時論欲幻實狀則與人酬酢故為此混圖窘迫之說此其事君之不以誠實也噫黨議橫流人心錮塞身居大臣之列者不念報效之畧專肆朋比之習恣意誣正甘心欺君物情齊憤公議愈激請行判府事金昌集罷○答曰不允
院啓請前諮議李東改正事司成韓永徽罷職不叙事入啓○答曰不允李東事依啓又啓司成韓永徽罷職不叙事○答曰韓永徽違差

十二日合啓請行判府事金昌集罷職答依啓

李著之疏 弁尹極

閏三月十四日館學儒生李著之等上疏畧君道孤而國勢將顛師道崩而倫紀將滅東京黨錮之禍南宋偽學之禁迫在朝夕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目見亂亡之兆臣等雖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萬一無恨矣嗚呼錫文華之疏鳳輝等之劄出而三朝賓師之大老一代禮遇之儒賢被蟻旣極而譴罰隨加士林之痛恨駭憤曷有其極弟伏見前後聖明之批旨一則曰余志堅定一則曰予之不動何哉不識聖明之所以堅定而不動者果何故也若以

父師輕重之別斷之國是則錫文等何為粹妄輕重之說而初為本源之論也若以致疑本源為言則鳳輝等又何捨本源之論而更以輕重為言耶今乃各做幻說以為斥先正之計而不覺其言之兩相矛盾隨處破綻矣不審聖明何所適從而斷以為國是耶嗚呼父師之無輕重者常也父師之有輕重者妄也聖人言其常而不言其妄故生三事一之義亘古今不泯若父師之間不幸有妄則當視所遭之輕重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然而所謂妄者謂其父師之間有人所共知之譬而不能兩全者也然則此事是非但當辨之於父師之間譬惡深淺之

如何而已今尹拯則其師元無讐惡於其父而弟子只有私憾於其師公肆誣詆絕之於不當絕之地其所處義果何如也籍曰其師果有本源言之可疑則為弟子者固不無質疑卞難之道而乃反回戈倒攻駁其師於因測之科此果一毫質疑卞難之道耶彼右拯之徒每以其師之背先正臣宗專由於墓文一款而向者學儒之疏明其墓文元無詆辱之實則錫文等不得已而妄為本源之說取證於辛酉擬書而擬書十年之前已有墓文不滿之憾且其擬書摭摭誣專事醜辱雖欲為之平心規諫而終有所不可誣人者故鳳輝等又不得已而還為墓文之說矣

噫此輩先出一說而其說敗道則又出一說其說又敗則復持前說况其未說不得莫適所指之狀有不可掩矣此實斯文莫大之是非而欲以如此詖道之說硬定國是臣等請陳拯平日心迹之彰露并及近來章劄誣悖之說一洞下焉拯之背師雖由於墓文而其實則所以背之者本出於禍福所謂墓文之事不過一資斧耳夫拯外為文飾蓋覆要得人之名內實依違苟且要免世禍此其家庭之所傳受者也當賊鑄之盜名也拯之父宣舉誠心慕悅許以妙年超詣及鑄改註中庸初為禮說則世皆知其為斯文之亂賊禍心之包藏而宣舉亦有愛護之意終至欲

絕而實不絕矣拯一遵其父之遺意至誠慕鑄而猶不敢顯然背絕於宋者或恐得罪於士類也及子鑄黨漸熾威勢日張而宋譏搆溢世禍凌將迫則拯於是怵然自危必欲背先正而附賊鑄謀所以一身之計乃以請文之日始發其父已酉擬書其書則力援賊鑄毀斥大臣者宣舉之平日心迹畢露無餘宋所以疑宣舉者到此益深故及拯其墓文也自不能滿足拯意則拯遂乃持此為背貳之櫛柄噫拯之眎是書於宋也豈不知宋之疑其父之心而既知其父之見疑則墓文之不能滿足於其意又豈不知然則其於撥鑄之書眎之於請銘之日者莫非拯故為經營

思所以自絕師門超出禍網者也願其墓文略示抑揚之
權度本無一言之疵辱實不足為背絕之證故貽書親友
又創本源心術之說至攻宋道學而有若見其不是有此
背絕者然其設計糖點誠不忍正視也今錫文等推演其
說以為極疑宋本源心術而絕之者有二焉故參判李惟
恭禮說及木川事言根是也所謂禮說事蓋在甲寅秋宋
以議禮事待罪所旬也惟恭為著禮說送示宋其說間有
不必言而言者亦有可以東西看而其大体無害故宋略
改字句而還及惟恭被謫之後頓復前見改著禮說之言
盛行於世宋雖不信其說而只訝人言之如此適因極之

來拜棘中言及惟恭事則宋亦言所聞第令覓見其新說
宋之意蓋欲辨其傳說之虛實而已極歸以書問惟恭則
惟恭極口自明恐害宋極遂復于宋曰前日所謂禮說聞
李生頓之言則謂曾徃復於門下又曰既無意說云云宋
答書曰聞此兄言某論禮之誤可死云而傳者轉說之誤
耳其後又聞此兄作新說頓異前見既而李履卿來說曾
拜草丈於松京路上其論有異雖不信聽亦不能無訝故
於子仁臨顧之日奉要覓見其新說矣及承回示則又自
信前日相信之不謬也甲寅秋徃復誠有之間有以愚意
修刑者矣其原說間有不必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無害

矣云云頓惟恭之子也草丈即恭號草廬也履卿禪字也
子仁極字也以此視之伊時傳說之播人耳目不勝其籍
籍則宋之聞而致訝對極云云固非異事畢竟吳始壽輩
果以惟恭愛其初見貽書宋與之相絕請釋家宥始壽輩
若不親見其新說則何以達白而放釋乎然則惟恭惡得
免士友之疑而愛見之說初不出於宋者亦不皎然乎其
錫文輩疏中使疇錫覓出不得之說有若宋故祿所無之
新說而以陷惟恭者然豈非誣罔之甚乎以宋書中所謂
承回示自信不謬等語視之宋與極相對時未見其新說
而只信惟恭之不改初見者尤是明白既不得見新說使

之覓出豈有是理且宋所以處惟恭者不信人言終始愛
護之言至於如此可謂不失舊故之義寧有欲陷之意耶
噫極以懷憾伺釁之心幸有此事必欲巧詆而陰中外若
調停而內實交搆其設心固已黷黷而又手錄棘中問答
稟輯其時往復書札作一丹子增衍所無之酬酢拈出書
中句語別為論斷如史輩之斷案其牽湊捏合專事搆罪
極其慳巧而如所謂覓出不得之說亦不過手分世界中
化現出來者果於當時有此句則宋答書豈不一言提答
即彼錫文輩乃以此語視為奇貨欲作醜正之左契而不
自覺其師之奸性慝行因此呈露誠可哀也所謂水川事

儘有委折士人許璜卽承旨臣玠堂弟也居在陽城至今
生存而錫文等以為京鄉所無窮索不得云其子濶等上
來陳疏見阻喉司而旣已騰播於中外矣其疏畧曰臣父
璜居在溫陽時因事到木川歷過士人尹宗家相與打話
之際尼山院儒通文適到見之則乃尼山書院以故執義
尹宣舉配享事而列錄諸邑之中木川之下有江都俘虜
豈合享祀八字臣父於還家後見同里士人趙文宙韓尚
謙說及此事則荅曰君果得見耶吾輩亦聞之云云厥後
湖中人士無不傳說及至辛酉春先正來住水原萬義地
臣父聞卽往拜偶以通文中木川下八字之說提及則先

正曰果如君言則木川風習誠可寒心逮夫先正還歸之
時臣父仍隨行到德坪則李翔亦自全義來迎先正謂翔
曰木川醜辱美村其習可惡公為院長不能化之乎云云
仍以其所聞臣父者言之其時臣父在座叅聽故詳記如
此云云美村宣舉號也蓋其時李翔聞先正之言欲使院
儒摘發則人多致疑於柳壽芳而木川深諱固隱有難的
知必考其筆跡然後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山還索其文
則尼儒荅以僉尊仁賢之誠不勝欽仰第已過之事不必
更起鬧端木儒再通則又荅以元無懸錄之事云其前所
荅自相牴牾蓋其意欲隱諱也自是之後極不怒木人而

移怒於先正之傳說屢度貽書迫問其言根於先正則先
正不得已遂舉璜以證之溷茅疏謂其父與拯自少相熟
云而拯一不問之於璜而勒歸之於先正之自做自播者
抑獨何心而今以見存之人直謂之已故其欺誣天聽若
是無忌則其他譎張眩幻將何所不至乎至於柳壽芳事則
壽芳與惟恭論宣舉立院事有所不滿之說故惟恭會宿
於奉恩寺時舉似於宋壽芳之語即私相可居者而在乙
卯以前許璜所傳乃通文懸錄而在於辛酉事端即別年
條迴左而今錫文茅謂李翱之問則謂出於壽芳答拯
書則曰問於許璜勒謂之所答各異終歸於孟浪之惡言

已極誣悖而又謂沃川通文出於宋門下而僂辱宣舉甚
於木儒尊尚之意果安在哉云此亦可下者蓋出於拯之
與人書以其父江都事謂無可死之義而反斥先正臣李
謂真有八山之失沃儒之發文痛下實出於為先正之意
則與木儒無端毀斥者不特有間此宋之於木儒則斥之
於沃儒則不斥者意義存焉然則當初激發沃儒之通文
則是誰之過也誠可笑而不足下也彼錫文輩謂極所以
疑先正本源者二也而二者之虛罔若是而又於其下曰
拯以此二事深欲一造痛言而宋時在棘中故拘於時議
泯默不發云宋之存棘自乙卯至庚申矣說禮云二其事

之虛實猶係乙卯以前而若夫木川說則乃是辛酉年事而錫文等亦以為然揆雖欲一造痛言於在棘之日庚申以前何以送料辛酉未未之事而有所云也此其辭說自相矛盾真所謂童子不若也若夫拯之辛酉擬書視壬戌抵先正臣朴世采書尤極慘毒其所構罪雖古之窮竒禱杙亦不若此之甚矣其臚列過惡則曰發於行已曰發於接物曰發於符驗曰發於文章曰發於氣質之不能履學問之不以誠其比擬無倫則曰類少息之申韓同類川之鉤鉅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擬之於漢賊曰以三百篇諫而比之於昌邑王其甚至以州縣饋遺富貴門庭蚌鶴靈壩辛

筆鱗甲等語百般齟齬一意構捏惟恐一言一行之或免於無狀小人之歸臣等者未不覺心膽俱裂也其書謂義利雙行王伯并用云云噫宋一生必以第一等自居母落第二義其發之言語見於事為者寧啻正大光明不出於天理之公而其劈劃義利一刀兩斷則固可謂朱子後一人故其章奏進戒莫非逞耳之言知友規責不避觸激之語終致宵小構怨酷被慘禍且宋每誦朱夫子宋元憲籠絡之事吾所不能之言以為沒身佩服之符是以接人應物之際用直截底道理真如水臨萬仞無少屈曲其曰利曰伯獲行並用云者豈非萬二不近而顧妄異於指伯

夷謂盜跖也其書又謂尚同者見親而替否者被踈又謂引繩從違於一言之異同一事之差互又謂以同異為親踈以好惡為彼此噫苟君子也親而好之苟小人也踈而惡之其所以親而好之者非為同於己也為其合於君子故也其所以踈而惡之者非為異於己也為其歸於小人故也又謂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平生親舊無一人全其終始噫凡此云云豈指宋處鑄與宣舉者而然歟宋秉執嚴正言論峻截未能無朱子太陽症而以臣等規之其為峻剛實剛於剛處峻於峻處一出於義理之正好惡之公則此宋之所以為宋也尤可痛心者乃以宋之復雪大義並欲

誣毀之以為孝廟初請對等事皆要君之然諾以為出處之名殊欠至誠做去之意噫口痛矣此何言也宋值天地崩圯之會際孝廟奮發之時慨然以復雪之義為一身擔負其至誠惻怛之意有足以貫金石負鬼神而天不悔禍仙馭上賓萬事瓦裂此實志士仁人之所深嘆也極乃於天下國家所共不幸歸之於宋之罪至謂之了無卓然可見之實一種誣悖之論輒以其志業之未成公肆誣詆至於頃年崔錫鼎所撰祭文而極矣此皆祖述極緒餘者耳嗚呼前後奸凶輩媚嫉宋崎屹宋無所不至而猶不敢以此大義而疵毀者豈不以凡有血氣莫不誦服而極極何

心腸乃欲並此而誣辱之耶蓋以宣舉為奴偷生之故其子惡聞大義之說終始訖死必欲排斥其心以為天地間無此大義然後其父之偷生乃為十分道理自不覺其背義傷倫之歸矣其亦可羞也已自夫此書之出雖其阿好之輩亦莫不驚愕貽至有以錫文之輕發為咎者以殿下高明之見豈不覩得到底耶錫文等乃以此謂出於至誠規諫擬之於忠臣諍子此可謂病風之說也昔劉淳叟嘗從遊於陸九淵後對朱子極斥九淵學術之謬朱子責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議公何得如此後朱淳叟之狼狽朱子舉此事而言其質薄矣夫陸氏之學乃異端之

尤者淳叟之排之可謂能言距楊墨而朱子猶責之者豈不以師之學術非門生所可議欤然則假使宋真有學術之病一如極言猶不可私議於人况可以百端搆捏又因此絕之乎噫宋之以賊鑄事處宣舉者臣等不復更為煩縷而宋以江都事處宣舉者固有前後之不同宋平日嘗以宗節義扶世教為己任宣舉當此虜僭踣倡率多士請斬虜使義聲聞於天下宋嘗與其功及其江都苟活之後自廢不仕使世人有以知不死之為可愧節義之為可尚則豈無一分有裨於世教也此所以見於三學士傳者也褒述於祭文中也然其文曰事雖不同二歸一致又曰中

罹大難非欲尾全既曰不同則便是相反又曰一致則是
許其亂後守義也不言玉碎只言尾全者意固有在及拯
以江都不死為十分道理而上疵節士以無可死之義則
宣舉所處之義自歸虛假而便作別人矣宋深懼節義之
因此漸頽不得不嚴辭峻斥然則前日與之者為其能自
廢自艾也後日斥之者實斥其文過而護短以其不死為
十分道理故也其一與一奪豈非至正至公之案耶極之
背師在辛酉撰書之日矣若謂碑文有疵辱則碑文雖在
撰書之前本無疵辱之事若以忍人之說鑄毒所中之劄
為誣辱也則忍人之說在甲子鑄毒所中之劄在丁卯極

安知四年或七年之後有此忍人中毒之說而頽於屢年
之前背絕其師者乎且拯既以慘刻之言詆斥其師而背
之既背之後甲子往復之書猶且乞憐冀其父墓文或改
有曰倘蒙門下追念舊誼曲加哀憐則幽明受賜疑結俱
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有若強臣以兵諫君者然不
識拯一改墓文則向來歷數之罪過皆自消滅而可改為
全德之君子耶嗚呼拯自少時從遊於先正其恩其義有
非世所謂曰師曰弟者比矣此國人所共知者而及乎背
恃之後與羅良佐書乃引程張師服之論又詐其學書卷
數之多少欲明其師生之義本不深重隱然示之以背亦

無妨之意至以故相臣閔昂重筵奏之說歸之誣因此實
令人代羞處也夫弟子之於師門一登其門束脩請業則
已結事一之義矣况覲德聞道或在一言之妙契則豈可
以從學久近而論其思義之淺深乎又以其背師自此於
成湯之伐紂而曰實有以我為口實之慙云云此蓋與抵
牘書引湯武事為其攻師之證者同一語也其措意之無
嚴又如此矣他何足責哉至於源流事既有邦禁不敢為
汴源之說而第有一言可以立卞者集解之尚今見存雖
真儒亦以為言矣試究集解之所自出者主編之人即定
其名而修改為定本則騰出之人只當依其定名而書之

從其定本而騰之而已源流之名已定於壬午修定之本
卽出於錦山則鄭濬騰書若在此後何從而出以集解何
故而騰其未定之本耶以此視之濬之騰出者實是源流
之初本而集解之為源流初名者十分較然宣舉之互寫
叅助蓋出於壬午修定之時其於集解則無相干涉矣以
其脫藁時互寫叅助為之共編者已極苟且况以其互寫
叅助而仍固為自家物則豈此常情所忍為者耶在他人
猶不思况在師生間耶師生間泛然編成之書猶不可據
取况其師之奉托昭然者乎且俞榮之遺稿校讎專靠於
拯而其臨終奉托之書終不入故榮之子孫詰索而追

刊今以不記奉托之語規之其必欲全沒是書者蓋其奉托非別件事故也噫極之背宋既為千古斯文之罪人則迄可休矣乃於臨死之年又背父事之俞榮是亦不可已乎未知此亦由於墓文而然耶抑又有本源之可疑而然耶顧其源流一書屬之彼此實無輕重而以朝家禮遇之人其立心制行如此悖謬則風聲所及為害世教又如何權實是懼回其序而明言斥之及其本末伎倆豈樂為哉嗚呼上意所向群邪迭攻毀辱先正凌踏儒賢鳳輝之三劄真儒之兩疏指意憎毒頭勢狠猛若爾章禹行之啓翼命廷濟之疏前唱後應同條共貫而殿下開納允俞如恐

不及任其蹈藉不少顧念不料聖明之世復有此士林之禍也殿下自頃年以來創出新般義理由為極地前後播紳章甫之疏極言其無稽而錫文等又言其師之背宋非由於墓文則輕重二字便從別路遁去殿下自是之後不復舉是為教臣等竊妄揣以淵衷於此或悟其無稽而謂無所可着之地矣向日原任大臣之劄批復用此語意者周禮避讐之說出於深有所契更提已棄之說持之不捨耶此臣等所以尤惡其眩惑天聽而必欲痛下者也至於翼俞疏以為我東名賢亦因規諷之不入未免遂貳於師門者其謂名賢即指先正臣金寒暄也宏弼師事故判書

金宗直當宗直之秉銓以詩諷之故南孝溫小說有遂貳之語先正臣李退翁書有曰相貳者今無以考其其事而佔俾唯以詩文為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學此道而寒暄以是歸責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不相貳也云云佔俾即宗直之弭寒暄即宏弼之弭蓋宏弼氣味不同雖以此有遂貳之語其終不相貳者實如先正之論矣且於宗直之禍寔竟罹收司之律則豈如拯畏禍背師者同日論哉然而李滄不欲以此詩傳後則混之答書以為似有累於前脩之芳躅殊不滿人意姑欲隱而不出與鄙意相合云混之此書其微意可知若使李論拯此事其將以為如何也

日者四學太學疏皆出尊賢衛道之誠實一代公論百世之新案而殿下反賜嚴峻之批以開譏賊之口及翼命之既出而並施停舉之罰士氣之消沮公議之憤鬱已不勝言而至若大司成閔鎮遠則身處師儒之任日見士林之禍就事論列舜語剗劫從頭劈破義理嚴正而殿下不惟不賜開納又示未安之批旋下特遞之命於是乎熙晉迎合之輩雀躍而起肆筆而句斷之殿下如聞讜言一啓即從終至逆出而後已此何等過舉此何等景像嗚呼今日之斥先正者吁亦極矣誣讖之說上及於淵源焚坑之禍將作於聖世臣等誠不勝其太息流涕而緇之以痛哭也

伏願聖上翻然覺悟廓然大公尊先正之道念斯文之重
洞察尹秘心迹而嚴斥之亟收儒賢譴罰而尊禮之且還
師席削崇之命仍收儒生停舉之罰並將前後毒正之輩
快賜處分便是非明正邪正剖判則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荅曰今日之事國是固已大定矣况崔錫文等疏語明
白柳鳳輝等劄論正當而爾等托以伸卞張皇辯說無非
出於誣辱先正眩亂是非之詐誠可駭惋而創出新般義
理之說充極無嚴至若更提已棄之說可謂臆逞之甚而
扶正之論一併攻斥毒正之人出力救解是誠何心亦可
惡也

館學儒生拜辭聖廟

十六日同成均趙泰耆啓昨夕館學儒生承批後來到洋
中拜辭神門遂至空館臣與本館郎廳守廟招致諸生於
橋門外以還入之意反復開諭則諸生等以為亡先正為
儒賢陳疏而未蒙開納反承嚴教情勢難安不敢晏然還
入云知成均宋相琦權尚游大司成申鉉並牌招以為同
為勸入何如荅允

捲堂所懷

十七日同成均趙泰耆啓臣以批荅辭意反復開諭於儒
生則書呈所懷以為臣等所尊尚之先正即三朝賓師百

代矜式之大賢寔出斯文義理晦塞儒賢復罪亦坐於尊
師衛道則殿下近日處分終為聖德之累及承批旨辭旨
極嚴臣等心事未暴之前實難承命冒入略伸所懷以俟
處分伏見殿下屢下國是已定之教夫國是者乃明天理
合人心一國所同是之謂也今殿下只與死黨淫朋之徒
追反數十年已勘之斷案而曰國是也則其可明天理合
人心而果謂一國之所同是者耶又以崔錫文等疏語謂
之明白柳鳳輝之劄謂之正當噫此不幾於喪邦之一
言乎錫文等之所憑藉而無限誣辱者只是極家前後擬
書而夫拯之父子之於先正有何甘心之怨次骨之讐而

必以黷昧巧誣之言密地相傳輒使其徒訐訴於天聽以
為傳鉢之妙術者抑何心哉殿下之明聖非不能觀破於
此而終無伸枉之教豈以眩惑之言為或近似耶夫春秋
大義正大光明有非天下後世之所可誣者夫拯則尤有
所不可貶議者記昔孝宗大王之密勿訐謔之際必欲與
死虜家子孫共為此事抑獨何心誣毀大義若此之甚力
耶如錫文等之費辭醜正固何足責而若乃鳳輝等劄中
敢去先正二字已極無嚴而其論罪大賢便一己已合啓
手段也是何正當之褒加之於鳳輝一任其蹈藉先賢終
斬一言之扶護耶蓋父師輕重之說初發於右拯之徒非

出於古經之訓而殿下視以至訓斷為國是輒於綸綍之間以此為硬定之案臣等所以謂創出者此也至於更提已棄之說又以臆逞為教此尤臣等之所未曉彼輩初發墓文之說以實輕重之證墓文之說既歸敗遁則又為本源之論本源之論又無執着則又復還為墓文之說其摺面迭出輒新其說既捨之後便為已棄之言而殿下又提於大臣之批則此臣等所以有更提之說也豈敢有臆逞之心耶乃於歲月積久之後因人層激舉皆背馳之人而拂拭之洗濯之置之粹然無過之地強以名之曰先正此果可以服人心乎噫殿下之於拯未嘗一接其容負亦未

嘗一聞其言辨既無行誼之可以模範一世又無文字之可以啓發後學則殿下於拯何所取哉得無以其背馳先正之故而曲為尊禮之耶至於權尚夏則以先正之嫡傳為士林之宗師源流之序墓文之說深得乎闢邪說扶世教之義則一邊之輩怒目睚眦必欲甘心而後已殿下又從而曲從其言不少顧藉果可為誠實待士之道耶噫是非邪正之分自有百世之公議非可以人主之威勒定於一時也決矣如可以威勢而奪之則奸黨之碑偽學之禁又何以卽皆磨滅而後世之真是非愈久而愈明耶臣等既不得伸卞先正與儒賢之誣反承嚴峻之批在臣等自處

之道不可一日抗顏於首善之地徘徊橋門不得祇承臣
罪萬死只自隕越云云終不還入復為四拜而退世道不
幸士林睽率彼先正也此先正也各尊所聞互相訛謫尚
德之風全衰誣賢之習相襲今此儒生等所懷為一先正
誣一先正其所凌侮醜辱無復餘地以臣拙訥之言決無
開諭勸入之道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規此所懷醜辱先
正益無所顧忌尤極駭惋不參疏儒生勸入可也

柳鳳輝疏
仲尹極

十七日副提學柳鳳輝疏略經幄近日構成名義之案眷
老大臣勒加鈎黨之目以至李蕃定而殆無餘地侵辱之

言亦及於先臣云於此實不勝痛迫之至向臣之所上短
劄雖其草云若其所言則非臣之所自初俱有所據夫以
平生道義之交於其祭誄之文節義道學極口贊揚則宜
無可以更究疵議於其後者而所撰墓文全用狀語泛着
則無詆辱之言細察則有譏嘲之意其視祭文砥柱一星
型範俱在等文字抑揚頓異反不如褒長貶短之為快直
則孝子之心奚但以不滿為憾而然若只此墓文一事而
已則亦豈有絕不絕之可論哉其後事端展轉層生辨說
輒關於父師之間疵病疑生於本源之地其所致疑不特墓
文事故也惟其墓文撰出既在擬書相示之後則觸忤

之疑蓋源於此言行卓異之兩親並被誣辱則此所以為不期絕而自絕之歸矣至於問諸水濱一歎究其本末出處叅以引用語脉渠果真知其必出於無他憑問之意而無一毫推逼於島中事耶無乃其辭迫劫故為此不成說之言耶至若權尚夏則前劄所謂舉業無成籍其依歸云者特指其平生之技止此而禮遇過濫藉此以直欲比擬於我東之大賢聖門之高弟何其言之無據無倫至此之甚也辱臣不足又舉臣父造奏之語必欲侵辱抑何心腸也云云

金始燠疏論科獄疏儒同成均草記

十九日正言金始燠疏略科獄更查已有成命應問諸人亦皆就因只緣秋曹堂上不齊今幾涉月迄未開坐獄囚久滯究竟未易且聞彭叟之父乃以其子受喉誣證之情節呈狀自首於秋曹而按問無人未卽查奏此亦係廢事叢脞之一端若無行公堂上則自政院鎮日請牌或稟音差出矣今則一任延拖勘處無期臣意則刑官之引入者催令出仕未差者亦卽出代使之逐日開坐俾無滯獄之弊焉臣伏見泮儒李蕃定等疏本則其醜誣先正父子益無餘地悖辱言事諸臣罔有紀極奸情慝態亦一察貞之說言之汚口固不足一二卞論而至於序文之投火聖上

處分實出於闢廓之意乃敢以搜做焚書等語信口噴
薄如使此輩小有嚴畏君父之心何敢以恃慢之說肆然筆
之於章牘之間耶此輩憑藉賢關受人指嗾搜面迭出血戰
公議有若兵家之前矛後殿設機取勝者然臣愚以為若
不加以投畀之典則乖悖之士習無以懲艾橫流之邪
說無以障抑矣臣且於日昨成均館草記結語竊有所慨
然者曰彼曰此互舉混雜語既贅刺都無斟量至於誣賢
之習相襲云者尤所未曉前後醜正之言無所不至而門
疏儒章只是伸暴先正受誣之實狀何嘗有惡言悖說仿
彿於今日洋儒之疏而乃以相襲為言枉直所在全不卞

別混歸之於誣賢者之一套噫身處師儒之任日見諸生
毒正之舉不但不為嚴辭痛斥稟啓之語如是幸謬臣竊
為重臣惜之也臣忝叨臺職已過數朔而絲毫莫補愧懼
徒積茲將一二近事之憂慨者畧此陳論惟聖明澄省焉
云云○答上款事予方以為憂其令廟堂稟處秋曹逐
日開坐科查不至遷就事令政院各別申飭其他所論甚
好而朝家處分貴在得中日昨成均館草記結語果不免
是非不明之歸矣

槐院簡通

正言宋真明啓日者槐院官以前後醜正儒生施罰事發

論簡通而院官中有以王法所正輒謂戕賢告廟正論目
之凶黨等語書諸答通至欲以此為罰名云噫嘻既儒輩
腹面迭出恣意毒正固有紀極此公議之所以欲施重罰
者也唯彼向時黨人戕賢之慘裾告廟之凶計實是士類
之所共憤國人之所同惡則元不關涉於今日所爭之是
非而此輩聞起躑躅陰逞其私者誠極駭憤况四館儒罰
何等公嚴而乃敢挾雜慢弄無少忌憚如此蔑公恃妄之
習不可不嚴加懲治請令槐院摘發現告首唱答通者罷
職不叙答曰殊極駭然削職承文院現告首倡姜揆

姜揆遠竄

二十四日藥房入診時副提調吳命峻所啓昨規諫院啓
辭槐院官所為誠極寒心臺啓措意則是而以罷職不叙
擬律失之太輕矣上曰答通中告廟王法等語極為駭惋
而論以罷職失之太寬所當竄配而姑為斟量以削職加
律矣都提調徐宗恭曰承旨所達是矣答通雖與上達文
字有異其辭語誠為可愕懲治何可不嚴臺官之擬律殊
為失當批教處分宜矣上曰此雖異於上達文字而造意
陰慘發於簡通則削職亦輕而至於罷職不叙則與其罪
不相當可謂罪重律輕遠配可也

禁府姜揆安州收遠配啓

先是承文正字金弘錫者以尹拯徒黨欲論罰李善定
等首發簡通未及於四館先示院中諸僚則姜櫟答通
有云

李真儒疏下源流

修撰李真儒疏略臣於圖書中得見李善定疏其言粧撰
眩幻醜詆先正罔有紀極如臣之橫被詬辱又何足道哉
雖其為說專事抑勒亦何可終無一言之辨乎集解之書
只在於鄭汝家而俞棨之孫相基家元無藏在之草本尚
夏聞游之言而始知有集解之書費力畜借轉送于相基
家則相基創見此書如得奇貨執為其祖師編之初本而

游之答臣之書既以為不知何時謄自何處終莫曉其來歷
出處尚復自以為自幼出入俞棨之門習聞源流事而其
言不過曰又是謫居林川時所撰又不過曰不知何時改
名源流則善定等師何所憑據而乃敢以集解之為源流
初名者十分較然之說質言於告君之弊乎集解臣所未
見也源流亦臣所未見也今此兩書其徒私相祕諱惟恐
人之或見則同異詳略非臣之所可知而集解與源流無
一字加減之說即鄭游以親聞於俞相基者抵書於臣則
其為錦山共編之書而或名源流或名集解者可據而知
矣今此輩無他證援欲歸爽誤此可見其弊窮語遁之態

而又恐其言之破綻則遂假說而為之辭曰設令源流無一字加減宣舉於修正之時亦無一字叅助之功只得為俞縻駕役而已夫以宣舉而為俞縻駕役云者此果近理乎渠雖善於抑揚粧揆不料其言之縱肆無倫又至於此也噫尚夏之罪狀關係斯文而廟堂視同無故之人因循備擬於大家宰之望蒼定輩書進所懷極其悖惡而師儒之臣恬不為惟草記結辭義理黯昧是非混淆世道之憂有不可勝言向非聖明益篤尊賢之誠明示斥邪之典則斯文之憂豈但止於羸豕之躑躅而已哉臣竊為慨惋○答曰省疏具悉至於李蒼定等疏語絕無倫何足為嫌爾

其勿辭徒速察職

金鎮望疏 下崔錫文誣

四月前縣監金鎮望疏略臣祖文貞公臣益熙與先正臣宋為道義交故臣父前都正萬增自少師事宋矣今臣父年過九耄屏處田廬其於一切世事幾皆謝絕頃者傳聞崔錫文等投疏假托為其師尹拯伸下而構誣臣父之師極其放肆臣父晚而得見謄本凡其構誣中一節即臣父之師嘗因極之迫問不得已舉臣祖平日所言者而錫文等盡反實狀專事杜撰謂以非臣祖所言而臣父之師之所做出臣父看來不勝駭痛謂臣曰錫文等之所構誣吾

師者舉皆孔慘而若此事則於吾并闕父師之倫其義甚重又非外人與後生之所可知吾而不卞則將無可卞之人吾何敢不勉遂儼裝將發而忽患毒疔委頓床席無以自振又泣謂臣曰吾病如此所願莫成此恐死而不能瞑目汝母以吾病而替吾進京以吾意一聞於吾君則吾雖死可以歸見吾父吾師臣始以不忍離病側遲徊未決臣父又大加誨責臣故黽勉來詣敢以臣父之所以語臣者仰暴於黈纊之下而若其冒瀆靜攝之罪大矣惟聖慈少垂矜察焉臣謹按錫文等之疏有曰初為忍人之說以臣師之母明白殉節欲歸之於宣舉之逼殺有謂聞之於金

滄州而某之於宣舉相知最深至登剡章豈有心知其為忍人而薦之於君父哉臣師以此痛迫問於宋則宋初荅以為金尚書不但曰忍人而已其後徃復語窮則乃曰君其問諸水濱某之甥姪李選至貽書於宋言其舅之無是言則其謂出於其實涉虛謊傳播不根之說以逞其忿憤之私者俱不可掩云云蓋宣舉江都事當經亂之初人無不言而臣祖則尤詳知故自有此云云而其後宣舉能慚憤慙艾不娶不仕讀書求志托身於臣從曾祖父文敬公金之門下退隨臣祖及先正臣宋時烈為士友之所獎許則正祖舍其愆與其進當朝廷急士之時以登薦剡者固

是好意而前斥後褒為有其義此宋所以引諭之事而水
濱云者亦緣極之以臣祖所為累詰於宋又借古語譬
曉之以明其宜問於臣家此豈語窮而然哉至於故叅判
李選固臣祖之甥其在亂後未及髻鬣又其中間與臣祖
分散異居者多而雖稍長而同在京裏時既不如子姓之
朝夕在側當臣祖之為此言而選之未得叅聽亦無足惟
而然使選曾有此言至於甲子拯書之發欲詳知事之本
末則亦當先聞於臣父之後方可貽書宋而臣父以中表
之親平生不聞選之以此為言亦不知選之有此書則今
錫文等之引以為證者其果成說而且設令選或為出於

審問辨疑而反為此輩之所誣引者何可為初無此言之
左契耶夫置其人之親子而乃藉口於其甥之所不知之
書強以其所嘗明言者歸之無有噫宣舉之初辭官官除
命也其疏始舉與友約死事而不並及於其妻故臣從曾
祖移書報之曰若元不舉論則已若舉而論之則必須據
實明言可也人之誣毀左右者非謂不與諸人偕死也且
為導妻子先死而身則苟活也今若只舉上句為言則人
皆以為掩覆前失不可不慎云云夫忍人之斥蓋指其導
妻子而身苟活耳以臣從曾祖之為宣舉地而於其自列
誨責如此則臣祖之當初有所云云可推而知而錫文等

不敢取以臣從曾祖書為不然而欲置臣祖之言於無有者豈以言語異於文蹟思以變幻虛實欺臣近聞璜子澗之上章亦明也喉司見疏繁而遽令兵官無納噫朝令所禁惟在論及禮者而若乃澗與臣之所言元不關於禮書其執實在父子師生之倫而今之喉司視彝倫如弁髦惟以好遮私黨掩蔽天聰為得計則臣之此疏固難保其不
如澗之見阻而然在臣之道亦何可自阻而不自盡其職乎伏願聖明俯賜天鑑洞燭錫文等搆捏囚極之狀明示處分云云屢呈故院退却不捧

院啓金春澤等事

正言李真儒啓凶險陰慝不可以人理論奸情詭跡昭著難掩前旣累行投畀不思悔悟日夜之所營度無非壞亂朝廷揣摩機閑譎張辭說儒章因供多出其手國言喧藉路人指目決不可置之輦轂之下請金春澤遠地定配牙山縣監朴弼文闔境嗷々遠近傳罵潭陽府使趙恭興銜能善事專事貪饕順天府使洪大猷公務積滯醜謗狼籍請並罷職

又啓尚州牧使李徵海以名家子素乏廉簡之祿慶州府尹鄭必東諂付權門躬掌鄙屑之役猥授雄府厚招貪饕之誚果川縣監李基佐不治之報傳播京外請並罷職

柳鄭擢拜

初八日故副提學柳鳳輝擢開城留守前校理鄭棡擢拜
右副承旨丁道復亦拜承旨

壬辰科獄更查

五月初一日禁府啓曰權致大原情云云矣身歷過權尚
游時元無門外書呈之言尚游先以戲言問之終至陳疏
疏中泛祿有問不為直指矣身私問書札亦不及矣身言
說之事則當初少無酬酢之狀據此可知云致大之前後
執言如此不可不一番明覈處之權尚游拿問後稟處何
如允下權尚游拿問啓

十一日禁府啓曰權鷹更招云其言節云虛因如此而平
問之下一向抵賴終不承欵刑推得情何如啓依允
十四日領議政徐宗泰劄昨伏見金吾讞啓囚人權鷹請
刑累招不承王府嚴重此出於獄侷矣第臣竊有迷見焉
伊日試場雖甚紛亂既以敦化門退之後則門之終日不
開實不近似則到今不必更加嚴覈致有紛紜矣權鷹屢
次招辭其間似有不以實對之端固有罪矣然權鷹初非
有妄陳聞於朝也亦非有造言構誣乎人也只是私自語
言之事初被囚問轉展至被判訊夫士之被拷掠者雖不
必皆死而得免於死者幸矣今事元不係於朝家之重而

士或殞於桁楊之下則豈不深堪愍惻而有累仁聖之故乎深願聖明特賜從寬處分之為得宜臣不與權鷹相識而深念聖朝政刑之過以此耿々欲有所陳稟今聞權鷹昨已經訊深慨後時也雖知斯言出於法例之外而既有所懷敢此冒瀆於靜攝之中不勝惶恐取進止○答曰卿息權鷹之終始抵賴可惡一番訊問不可已矣弟本事不係於朝家之重云者誠如卿言可不留心焉

禁府啓自權雄萬原情云々規此所供則嚴加誚責之際煇與致大之言都不省察權煇言於致大曰君似不免就吏原情詳思為之云々橫加誚責至不聞兩人酬酢之言

者全不近似况待漏廳進門相爭之說以同座之人必無不記之理諱不直言者顯有不欲作證之跡更為推問何如啓依允

禁府啓曰權鷹更推云々思杖不服加刑得情何如啓屢次推問之下終不以實納供之狀誠極可駭除加刑定配二十日判義禁尹德駿知義禁尹趾仁柳鳳輝劄曰伏以臣等備負獄官授命按查關門開關一事今既結稍而第於權尚游權煇等事竊有區々愚淺之見敢此仰陳焉夫科後雜言古豈全無而近年以來轉成痼弊此蓋古今淳澆之異而亦不過無賴輩交相造辭欲以沮敗科事而發

者多聽之者不可不審也明矣權致大招中以待漏廳外
制之說謂非渠所發者蓋以尚游疏中亦不曰致大未言如
此但曰聞致大外製之說有若得於傳聞者故致大如執
遠端以為抵賴之計而尚游曾以待漏廳外製之說傳言
於脩局諸宰此是查事未形現前也且以權雄萬供辭見
之燒與致大相難之際又有待漏廳之說則毋論先發之
在於誰其致大之以待漏外製言於尚游者少無疑矣苟
使尚游疏一如脩局所傳則至今豈有更問之端而致大亦
何敢為相抗之計哉大抵致大以敗象蕩子為世所棄
犯法抵罪前後非一人虛妄可知况其所言不近於理

則責而勿聽可也亦勿採可也如或深信其言以科場
不謹為駭則亦宜陳聞朝廷明覈處之有不可已矣雖或
拘於顏情不即發告及夫為人所逼不得不陳疏則當以
致大之所面言者明白指告使朝家得以推覈其虛實而
待漏廳三字不肯說出臺疏迫之而終始泯嘿莫曉其故
况待漏廳當其科時已作士人之居接所而待漏廳外製
之致大又隨趙銘之寢作敦化門外製之人則致大情節
寢幻人所喧藉而尚游心知不言一任查事之誣成當初
聞而駭之之意果安在哉若其書札一款凡於疏章間有
換及則貽書報之者即儕友間事而今於致大而為之已

非大官自重之体且致大果有外製之罪則科場用奸自有當律又何可以被罪何至重大之語慰藉於書中致令致大者作教誘為左契於今日耶論其處事莫非滄浪以此為罪亦恐無以自解矣至於權熒以出入侍從之臣為宰臣傳簡之人厭煩於其家就僻於隣舍其所酬酢又在於外製處所而難免就理詳思納供等說不止傳書而已則今日見困於致大亦未必不由於自侮也惟此敦化門之開而不開在囚諸人皆已承款狎權鷹猶持床童之說論以獄体所當嚴訊得情而既因特教已有除刑定罪之命則致大之憂幻情節雖極痛惡即今究覈自是門事之

枝葉日昨本府熒致大並請更推亦出於欲具体格之意元死大段閑緊今雖如此處分恐無所妨矣即當移送該曹使之考律定罪而尚游熒等則事異常規法無應施不得循例啓稟敢此略陳所懷伏乞聖明特賜照察叅量处分焉取進止○荅曰省疏具志卿等之劄明白得宜權致大事依施而權尚游權熒並削職放送為宜也

六月初五日刑曹啓曰幼學李道興元情及李楨興李聖興等更招云仁科外歷抵事彭叟甲戌既不同觀彭叟楨興亦不傳言道興聖興之招皆以歷抵歸之曖昧虛罔賓興狎以目覩脫空之言終始抵賴其間奸狀誠不可掩李

賓興刑推得情何如啓○判付傳曰今此更查卽兩款事
而一則科事二則門事也門查本不干涉於李整敦化門
之終日不開斷無是理不開之說此不過以庭試必欲歸
之於不嚴之計而權鷹之誣歸納招亦甚可惡至於李整
事係是場屋用情此獄肯縈在於歷抵必須更查十分明
白無一毫可疑然後方可議其伸雪也李整擬入試官望
承牌詣闕而落点未下之前無端出去已極恠駭而尹彭
叟之到今寔辨雖稱李賓興之教諭誣服云云其間事狀
有難測知僣從之一寔前說不足取信李胤彥從下街歸
家之說亦未足為公證既知其如此而強為伸雪則是堂

堂國家之處分未免隨時而為寧有是哉寧有是哉然則
李真似亦將復科耶今無翻案之端置之

先是刑曹請刑
公事入啓五日

不下矣今
日始下

禁府啓曰李元坤任健元趙正純等更推及任墜更推趙
正純任邈段前頭似當有面質之舉今姑仍囚何如啓李
元坤更推李成坤更為拿囚及仍囚事依回啓施行而人
臣雖犯死罪嚴問之下不敢有隱道理當然而雖以頃年
李廷師事言之惟恐見忤時議終始欺君至今痛惋今見
元坤前後供辭巧歸欺罔寔態百出情狀可惡不可不反
復究詰期於得實閔鎮厚非做出虛言之人則成坤何敢

欺隱乎亦為嚴問禁府李成坤拿囚

府啓今茲李整歷抵更查事雖以該曹文案視之寡得道
聖之事時遇等為證教諭彭甲之說積輿輦自服其所歸
宿專在於李賓興一人而賓興時未取服則臣亦不能謂
之已盡查明也第念彭叟等及諸僮從之到今寢辭事狀
難測不足取信者誠有如聖教者而當初引以為證而成
此歷抵者亦豈非彭叟等及諸僮從耶前日之作證可信
則今日之寢辭亦可信也今日之寢辭不足信則前日之
作證亦不足信也况李胤彥則雖謂連姻本殊臭味而終
為賓興之所引則可知其無一分顧籍之意而下街逢着

之說發於盤問之際則此非公證而何哉惟是李整以試
官望見擬入承牌詣闕徑自還歸誠有妄作之失若以此
為罪固無所辭而因其徑歸而並疑其歷抵者臣恐此非
以其罪之者也且臣於判付中隨時為之寧有是哉之
教尤有所慨然於心者噫國家不幸朝論歧貳言二事二
無一不歸之黨論如使在廷之臣果能精白一心無一毫
偏係之習有足以見孚於君父則亦安有此教哉殿下以
更查事有若專出於為整之地者然此誠群下之罪則大
聖人處分亦當規其事之所為與不可為而置之而已如
或以隨時為嫌而不為則臣未知果合於至正大公之道

而臣之所深憂者非但此也隨時二字聖意先着則國家
事二無復可為者矣夫其必待十分明白欲議其伸雪此
可見聖意之實在於審慎故刑而亦必待十分明白然後
折其歷抵方可以厭服於受罪者之心矣舊案不明新查
未究處分輕先輿情愈鬱坐寢李賓興查事置之亡命令
該曹明覈處之

初九日大司憲李台佐疏略昨伏見秋曹啓日判付有今
無翻案之端置之亡教此在獄休不容若是而已竊恐聖
明或未之深思也夫刑獄者天下至公之所在有犯者罪
之無犯者脫之而已翻案與否豈可隨意而為之耶今聖

明旣以諸招相反為難準信則反宜申明有司干連各人
反覆嚴覈若復如壬辰之前招則當置李整於不歷抵之
地其所處置豈不綽有歸宿乎且使李整有案犯則諸招
旣寢無以成其罪矣使李整為無案犯則查事不究無以
白其冤矣以此以彼果何所當哉判付中必須更查十分
明白無一毫可疑狀後方可議其伸雪聖意所在至為允
當而今於舊查不明新查垂畢之日還收寢止則舉措顛
倒終不着落烏在乎當初更查之本意哉伏願平心恕察
亟收成命另加申覈云亡○答今茲更查未見明白可伸
之端則置之亡外他無道理矣

初十日領相徐宗恭劄略今此科獄之更命查覈實非出於為李整伸寃蓋當初按覈也按童駭訊僞從而證成之或疑其失平國言至今喧藉申命盤覈宗欲鈎得宗狀釋一世之疑惑也按治數日今幾完了而遽有置之亡命若以其時詞證為可盡信則初何必更查或慮其可疑之端則豈容但已諸囚之一反前辭雖有可疑之端囚人至親之間教誘之跡浪藉今者非迫於威刑而全無顧藉此尤不近於常情何可不為一番究問而徑賜處分乎雖在匹庶朝家必為之明下俾無抱寃况卿宰之臣所係不輕固宜詳加究覈明其虛寃有犯者罪之無犯者伸之使朝家處

分洞然明白而今乃查事未畢不待該曹勘奏教以援證之寢辭不足取信而一切置之於黥黥之科作為未了之案不特物情抑寃刑故之乖宜事体之顛倒非細事也臣竊悶然○答非特科獄也凡更查而無可論之端輒皆置之自是常事今茲處分終未見其不可矣卿其諒之
十八日入診時都承旨柳鳳輝曰科查有門事歷抵事而門事權應抵賴不服歷抵事賓興又為抵賴門事殿下洞燭不聞之狀而歷抵事殿下已先致疑故有此處分而至於隨時之教有不狀者卽今群下之本情非為李整一人地必欲科查之明白故也上曰當初更查之啓允從而自

語于心曰今此更查歷抵一款必十分明白無疑查出然後伸脫之人及國家處分皆歸快活苟或不然則未免為隨時之歸故頃日下政院判付有曰籍令科查十分明白歸於清脫前日按獄諸臣無可追罪云者蓋慮年少臺官直駟按獄諸臣於用意陷人之科之意也今無明白可信之端則置之可也今茲處分子之反復思量而為之終無變動之理矣都提調徐宗恭曰聖慮所在誠為深遠矣頃日劄論只為處分之顛倒聖明可以俯燭矣上又曰既知科查之不明而強為伸理後年少輩過激之論層生將無一完人且日後雖有不嚴之科人皆以今為戒無復言

者然則國家舉措當復如何提調崔錫恒曰金吾一查既已明白收殺而未有追罪當時按獄之臣以此見之可無是慮矣

持平朴弼夢疏略噫暗境設計乘時陷人固彼一番人伎倆而語其情態之交密則至於壬辰科獄而極矣嗟噫於傾奪之閑募證於訐訴之際前唱後和布置綢繆位至卿宰自謂名流者挺身擔當恬不為恥其欲污敗科榜則憑藉無賴輩虛謊之說轉教援引強證開門其欲構成歷抵則推助蓄憾人請張之言勒成新案上以撓撼天聽下以熒惑群情惟意所欲無所不至此不過一時得失而思為

此千古宵小之事計在成獄念不他顧至今無辜之儻從
駢斃於淫刑之下以殿下不忍之心寧不盡傷於心乎彼
以一時儻從自非義俠判命之人則忍能以為李整浪死
乎今查事垂完端緒畢露而置之二命遽下於意慮之外
未知殿下之意有何所着而狀耶以日昨造教辭意見之
一則曰將駁按獄諸臣於陷人之科噫如使按查諸臣果
無陷人之罪則今日處臺閣者豈至效尤構人果有陷人
之罪則明施當律以正其罪何所不可其罪與不罪惟在
隨事處分預慮其獲罪遽寢垂畢之查已失著而其
時都承旨柳鳳輝不思所以救正之道乃以門事畢查後

無論罪之事強為日後必不論之證以為姑息之計竊為
之慨然也李整之寃與不寃諸臣之罪與不罪都在黜黜
矇矓之中是何處分之全不分曉而未抄收殺亦何所止
泊耶顧此查事中撤之教適中彼輩倖道之望無以快正
其典刑自此陰邪之徒益無所忌憚將逞其已試累驗之
術未知何等誣獄幾許踵起而終至於禍播紳士人國而
後已也噫局面屢擾進退無常彼輩之勢焰廣熾少觸鋒
穎輒中其毒彼輩之縱恣日以益甚殿下之聰明日以益蔽
豈不重為寒心者哉且有附陳者前判書趙恭采以濫猾
之性挾寵眷之隆久據權要黜陟在手藉其勢焰貪饕無

厭壞美政柄用捨專出於黨代籠絡駟僮田園殆遍於畿湖多蓄寵妾廣開賂門凡大閹腹邑之除擬不問其人之臧否唯視賄貨之豐吝一經都政人言狼藉其蔑法亂政背公利己之事殆難枚舉而試以輿人所共誦者言之頃當北宮驛騷之日位躋崇品身在褻麻而欲占家屬避兵之地偃乘素輜周行海湖所經各邑極其承奉一路人民益致驚擾且於向年為承聖候留宿開陽門外武人之家私奸主家之娼婢乃為辜畜及其人言喧籍之後始乃還送其縱恣無嚴貪污不法之狀即數件事亦可以察知矣噫恭來迭批兩銓氣勢熏赫專無顧忌益肆縱橫大以傾

軋異己廣樹私黨小而畜占厚利藉公營私隨手簸弄惟意所欲夫受非常之眷思報效之畜雖不足責之此人而累則哲之明污崇宰之任莫此為甚不宜置諸班聯以貽清朝之羞也決矣○答現爾疏辭一篇精神專在綱打搢紳而至於臚列趙恭來罪狀恣意搆陷而極矣小有一分歲畏之心安敢乃尔誠極駭惋也

持平朴獨夢避啓臣日見時象之乖亂心慨權奸之貪縱不勝憂憤略效論斥及承聖批至以綱打搢紳恣意搆陷為教噫自古宵小輩必陰囑私黨做起大獄以售其鍛鍊傾奪之計者乃是本末手段也今以壬辰科獄言之門開

之說歷抵之言當時國人之所不聞所不見而唯彼李健翁輩從中譎張艱難募誘稠坐公傳之致大幻作乞丐之趙銘廣設門開之証必欲污敗科榜朴權輩受其指揮隨意羅織酷訊無辜之僉從開示誣服之糸路勒成歷抵之案終身構陷之計而殿下尚不能盡辨奸狀嚴示提防若此不已則將見誣獄滋豐密網潛布終於禍播紳士人國而後已故臣竊以為若不溯遠痛斥則奸情無以覩破禍根無以杜絕果以寂寥數語略摠肝膈聖上反以網打目之夫網打云者奸壬輩暗設罟穿戕害賢類之謂也臣之所論實出於為國深慮打破奸回則果有髣髴於網打者

耶至於趙恭采實是國家之巨蠹其貪淫之行濁亂之罪誠有污筆之羞故臣之疏論略舉梗槩而其中數件事言之身服衰麻素轎周行萬目俱覩烏可誣也開陽留宿漁色宣淫所奸之女卽武人李漢章之婢也近二百同惠廳之木私給於安瑞龜為名人轉販取贏人皆鄙罵其他諸處第宅之宏侈各道田園之廣占多招民恣厚斂肥己之狀殆難毛舉而聖上反以構陷責之夫構陷之者白地捏造用意構陷之謂也臣所論劾蓋出於刺舉奸濫以礪汚濁則果近似於構陷者耶伏惟我聖上淵鑑至明無幽不照而殿下都不諒察一則曰網打二則曰構陷臣之見疑

君父蒙被惡名不足恤設令巨奸大惡根據朝廷簸弄權柄壅蔽天聽人將以臣為戒結舌依阿不敢發口此豈非大可痛惜者哉第念網打搆陷人臣之極罪殿下苟以臣為真有是心則固當指弊顯斥誅殛寬罰何所不可而今乃全無指的勒加以罔測之罪名殿下耳目之臣亦不難乎云云入啓○傳曰持平朴弼夢引見

朴弼夢引見筵說

持平朴弼夢引見時上曰整事自更之後年少臺官輩見其氣色因欲搆罪當初按查諸臣之意明白可知且日前筵教不啻明白而見爾疏辭必欲網打搆紳如見肺腑

而至於趙泰來事案是萬二不近有何息惡必欲搆之以權奸予未知其出於何意有此引見矣弼夢曰昨日疏批辭旨嚴截有非臣子所忍聞者既極惶悚今又親承聖教惶恐之心尤不可測量矣今此下問之事條件有二矣自上以網打搆紳之計為教人臣之網打搆紳死有餘罪更何所達臣則中心慨然敢為仰達於避疏矣聖上以網打搆紳如見肺腑為教所謂網打搆紳雖以前史見之所罕有者也試以利查事言之其脫與不脫歸之一邊然後可矣而今遽置之群下之心豈不疑惑哉查事究竟後可罪者罪之無罪者不罪可合按獄之道而聖上先以搆罪諸

臣為慮有此中掇之命今日處分可謂無所歸宿臣以此慨然有所仰達矣乃以網打搢紳為教不知所以仰對矣至於趙恭采事臣與恭采本無嫌怨聖上乃以恣意搆陷為教嚴批之下張皇避嫌豈知不安而若不筆之於書則聖上何以知之上曰一自論議潰裂之後黨論之乖激未有如近日凡所論斥非出公心專出於挾雜之私而今者尔疏所言必欲搆罪按查之臣至以李健命輩朴權輩為言按查之臣既非一二人則是乃網打之計而尔乃自以為是小無嚴畏之心是何放恣之至此耶弼夢曰網打搢紳乃人臣之極罪也當此靜攝之中敢陳所懷極知未

安而愚衷所激不得不如是仰達矣以李健命事言之健命當初於稠坐之中以權致大為言及至臺啓緘問之後遽然寢辭乃以趙銘為對人情豈不疑惑乎至於朴權事一次例刑豈有可死之人而伊時施刑極其慘毒國人皆知何敢欺乎上曰朴權只以朝命有所刑訊則非有深怨而嚴刑矣李健命則當初只以所聞而言之豈與趙銘同謀而欺國乎因此乃欲搆罪按查諸臣尔雖曰非出網打之計人孰信之弼夢曰人臣得此目者何敢生乎聖上以更查之請知其為李整地臣竊慨然矣設有一二人為李整甘心欺君而許多臣僚豈為李整而自陷於欺天之罪

予今雖更查李整伸脫與否固難揣知而每慮其有傷於
按查諸署此置之口教按查諸臣設有所傷無罪之臣
終未卞白則向快於心予上曰李整歷抵一款尹彭叟
甲戌衰辭之由可測量矣以彭叟之衰辭謂歷抵可以伸
脫且其僞從輩到今更問之後自以謂誣服於前日以此
謂之明證可予必欲清脫李整盡駁按查諸臣於用意之
科則國家處分豈如是否頃日筵中亦已言之矣尔等每
曰非為李整為國家刑政云而究其意則專為李整也今
日改其措語明日又改之汲汲如狂而乃敢曰無個打之
意予至於趙恭來則予既屢年任使平日論議本無乖激

而乃以萬口不近之言湊泊其罪極意構陷其乖亂朝廷
而為患於國家有不可盡言矣弼夢曰聖上以臣與恭來
無所嫌怨只以偏論乖激之致為教臣何敢有一毫構誣
恭來之心予臣於未釋褐之前常謂恭來受國厚恩其欲
報之念必倍於他人而乃反貪污縱恣故敢有所陳矣以
臣所言教之以何言為構誣則臣當逐節卞破而如其不
狀則臣當受陷人之罪矣至於更查事以彭甲及僞從等
之衰辭不可準信為教臣之淺見則不如是矣當此成案
非有別件事也初雖強服於拷掠之下到今平問之下始乃
衰辭就服此而不信則有何更查之事予臣以此為抑鬱

矣同副承旨李澤曰臣於壬辰科查時待罪下邑雖未
詳獄情之果何如而其科後曉之言邀方元籍之臺疏
及諸臣之疏陳亦不過聞其人言驚駭而有所陳白寧有
一毫陷人之意而臺言如此豈非勒抑之甚乎至於平問
之下寢辭豈不可信之言與臣所見有異壬辰查時僑人
雖未抄施刑而彭甲諸人元無施刑之事凡罪人推覈之
道昨日為白者今日為黑則所宜反復推詰其寢辭之狀
終始寢辭於嚴問之下然後惑可取信而今番則一番推
問若或寢辭則即謂之有理而勿問前後一辭而不寢者
則輒請訊問外問物情以此為疑惑矣弼夢曰臣於承旨

之言亦有所達李賓興應是先為訊問之罪人則豈不請
刑於彭甲之前澤曰治獄之道寢辭者反復推詰一向寢
辭則不得已更問於一隻之不寢者法理當然臺臣之言
臣所未曉也上曰僑人一次更推而彭甲等處無更推之
事承旨所達然矣近日臺官言與事判若二人今日侵斥
一人明日又斥一人則任使之臣將至無一完人誰與為
國乎弼夢曰查事置之教臣未知出於何意也處分輕
遽無所歸宿故群情疑惑矣上曰當初更查非有他也意
其或有明證而始查之後果無明證之可以清脫矣李整
今既歲抄蕩滌又為復官而至於無明證而清脫則國家

處分豈不如是乎弼夢曰李愷歷抵事揣以人情則科前豈無閤日乃於承牌後行呼唱而歷訪舉子家乎此所以群下之必欲更查且以更查文書見之明有端緒之可批今乃有置之教處分豈可班駁乎上曰有何班駁弼夢曰李健命無耒歷而寢辭則健命之無罪臣固不知權應言不服之後聖上亦以情狀絕痛為教而今乃輕先勘斫臣未知其得當也上曰凡係鞫獄參酌處之例也至於權鷹元非死罪而限輸情加刑今日加刑明日加刑或有殞斃則其於國家刑政果何如既停之後今又重發誠極未安也弼夢曰聖教以雖係鞫獄參酌處之為教臣非不知聖

教之出於好生而至於權鷹端緒未露徑先勘律國家刑故豈容如是臣欲有所達而惶恐不敢矣

朴弼夢處分傳教

上曰凡黨論之乖激者君父必惡之見其人豈有不知之理乎務為乖激壞亂朝廷者蓋有之弼夢是也頃日判付及日昨筵教明示予意尔若有一分嚴畏之心則何敢如是乎昨日疏意今日避辭專欲網打搢紳手脚盡露今於咫尺之地終始力爭乃如是放恣如此之人置於朝廷則將無完人甚可惡也凡黨論之乖激者予知之而爾敢肆然有網打之計少無嚴畏之心如此之人不置之朝端而

後國家乃得以寧靖矣朴弼夢遽差弼夢因俯伏不知所出承旨令出去始乃退去弼夢退出後上曰前持平朴弼夢鏡城判官除授使之今日內辭朝其到任日子使本道監司啓聞判官李震煥迎付京職

命入擬書墓文

七月初二日傳曰辛酉擬書及先正臣宋時烈所撰尹宣舉墓文並書入

政院啓 救朴弼夢

七月初三日承旨吳命恒鄭祗啓前持平朴弼夢性本鷗愚新入臺地妄以盡言不諱無負言責為意今其疏避亦

不過據其所聞陳其所懷而未有一毫息怨於其間而聖上疑之太過加以網打搆陷之日黜之於窮荒絕塞之外不但有妨於言路亦豈非貽累於聖德乎特回轉環之量亟下反汗之命千萬幸甚○答勿煩

玉堂劄 救朴弼夢

初四日校理李廷濟修撰趙錫命劄畧曰昨因前持平朴弼夢疏批旨極嚴摧折太過至以網打搆紳恣意搆陷為教群情惶惑莫不慨然及至引對遽有特遞外補之命臣等愕貽失畜更查之啓未得蒙允而試官之罪經先論列此所以不概於聖心臣等亦以為不可至於重臣事俱有

根批蓋重臣持身無檢自少多謗顧何嘗有私惡而姑為
陷害之計哉弼夢新入臺閣不畏權貴有懷盡言風采可
尚而今此處分實出群下所望之外豈或涵養省察之功
有所未純而致此激惱否特恢轉環之量亟收朴弼夢補
外之命云云○答今茲朴弼夢既避專出於綱打傾陷之
計則斥補亦云未減還收不允

李澤疏論科獄

同副承旨李澤上疏曰臣於日昨入侍更鼓已下或恐有
妨於靜攝草二數語未能悉陳所懷耿二而退愚衷益激
今於本院朴弼夢斥補徵還之堂劄還收之請尤有所慨

然者敢以前席未盡之辭略此附陳惟聖明澄省焉夫按
獄行查古今何限未有如今番查事之節二無據者也其
周遮掩護之狀固難毛舉而試就其一二言之尹弼鼎之
初既作書於李賓興而未呈狀於未始查之前者情節
難掩而不問何也李賓興之對李整所言不啻明白初既
納供而今又寢辯則理當嚴訊而亦又置之何也李賓興
李元坤同是歷抵之證而秋曹初以元坤究竟闕仍囚賓
興為請而旋又無端請訊賓興於元坤事未出場之前抑
又何意也彭叟甲戌禎興致大等均為寢辯而臺啓之師
為請訊於致大與銘餘皆不問是亦何故也只此數款已

難免中外之疑惑而至於嫉其子之擊鼓訟寃請訊其父
實前古之所未聞傷倫悖義大闕後弊人情之拂鬱至此
而極矣蓋此更查不獨為伸白一考官之地精神所注必
欲甘心於按查諸臣自有查事置之亡命舉皆違悞兩司
交爭而尚幸聖意堅持禍心莫售乃者朴弼夢之疏出而
益可見情狀之自露矣其跪首尾請張裨闔乃以鬼蜮奸
壬千古宵小乘時陷人巧情慝態等語勒駟一伐士類於
陰邪罔極之科其他眩亂獄情傾陷異己之狀有不忍正
視者當初兩僑致覽者一在於承欵之後一在於見放之
後而今弼夢乃以目見必死畏怖承欵為言始聞致大之

言傳於脩坐者卽權尚游而今以倏變為趙銘歸罪於李
健命不分事實唯事誣陷卽此已可知他說之架鑿矣至
若搆誣重臣極其慘毒若使其臚列罪目果如其言則何
不請寃覈正罪乃反黜昧為辨只為污穢之計耶其中臨
海舊墓之說趙恭采女婿林原君杓之子也子孫之構屋
於其先祖之墓何關於重臣公子家力亦自有裕營作之
費亦何賴於重臣而乃以危險之說用急構捏推此一事
餘皆推知此等傾險不正之論何可諉之以言出於臺閣
而不為明白痛斥乎今此處分實為正當而喉司玉堂相
結爭執有若直言獲罪者然臣實未曉也且臣於擬書墓

文書入事有章尔稟達之失兩文字俱載於崔錫文疏及
四學疏既謄於本院日記而臣或慮有誤字以取考本文
書入之意陳達而追考日記則所謄既精而脩載全文且
凡國家典故皆以日記考據則不必捨此求他故以日記
謄入之意言于同僚而出直矣昨因本院稟啓乃有取來
本家之命往還之際將費數旬成命之下未卽奉行無非
臣踈率之致今宜勿令遠取本家使之謄納日記似涉便
易矣云云留院

初五日傳曰旱灾至此全吾秋曹時因及編配之類合有
疏釋之道明日大臣禁府刑曹堂上三司會于賓廳議啓

同副承旨李澤留院疏入啓荅曰省疏具悉朴弼夢外補
之罰可謂之末減而喉司玉堂相結救解護黨之習誠可
痛心矣疏末事以日記謄入為宜所論查事亦是矣爾其
勿辭從速察職

都日時吏議李宜顯牌不進只推勿罷政承旨洪好人落
点宋必恒以正言末望為之政院以洪好人在外請下諭
上命改差以朴鳳齡改落点違牌罷職

梁逢席疏

持平梁逢席疏略曰昨筵中有持平朴弼夢補外之命臣
不勝愕狀驚惑夫弼夢夏時抗章論劾權貴引對纔罷斥

出遽降宣意聖明在上乃有此過中之舉否伏願聖上還
收朴弼夢補遠之命入侍承旨李澤終無一言急二奉承
不思匡救之道已負職責今又投疏反咎他僚繳還之請
被劾貪宰費力伸抃誠極駭惋宜卽譴罷云云○答曰近
規年少所為專事抗論恣意欺蔽予實痛歎也傳曰今日
疏劄捧入承旨並罷職明日大小公事一並留院○罷職
現告左承旨吳命恒左副承旨鄭弼右副承旨丁道復全
羅監司宋正明傳曰東所衛將李鐵徵假承旨差下
應教權詹校理李廷濟修撰趙錫命牌不進依承傳罷職
初六日傳曰昨者擬書墓文以日記謄入事命下而尚不

謄入殊甚駭狀當該注書罷職卽為謄入

同日傳曰向來為先正伸卞儒生多被停舉之罰處分似
涉偏重並解停前判府事金昌集前大司憲權尚夏並叙
用遠竄罪人趙尚健放送削黜罪人鄭皓閔鎮遠並給牒
前校理洪啓迪叙用

同日脩忘記今茲擬書詳加披覽書中辭語果多操切向
來李判府劄論是矣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則無恠
乎多士之伸卞也

同日傳曰權尚夏所撰家禮源流序後文之付火今覺其
過矣首卷二丹下本院依前印入

諭大憲權尚夏

初七日脩忘記頃當源流刊進之日予未詳曲折驟着序
文而疑之未免處分太遽息禮褻薄深用慚恨無以為喻
今者昨非已覺而本職如初士林之拂鬱可以少慰矣茲
遣史官諭予至意卿其体諒幡然就途事傳諭大司憲後
日政特除左贊成

初八日傳曰源流序後文仍存事才已命下矣跋文之拔
去終有欠於慰安儒賢之道亦為仍存

同日脩忘記向來卿劄置出為國之忱而伊時處分未免
偏着反疑卿推波助瀾批辭太欠和平致令卿不安出城

而構誣之言終至闖發至今追思曷勝慚悔余今處分而
公議伸矣茲遣史官諭予至意卿其安心即日入來事傳
諭于金判府事

初十日脩忘記卿之遂出都門脩已五箇月矣寤寐思卿
未嘗暫忘也儘當多艱之秋不宜一向退在思想之極必
添予病不得不以草二手書勉卿改面噫今予憫早望兩
方切望卿造朝亦何異此前後侵斥之言不足介懷卿須
体諒即日偕入命下手書承旨持傳李判府事

同日傳曰墓文中元無辱及尹宣舉事而一種云云之說
自歸爽實且向來臺啓所引周禮文義終未知其襯合矣

趙相愚劄 反顧商量

判府事趙相愚劄略先正臣尹拯祭酒臣權尚夏俱是殿
下禮遇之臣則殿下向日處序文之道固宜從容詔教俾
去卷弁而至若自內付火太涉輕遽且幸和平之道矣及
今特教之還弁丹首此固所以慰藉儒臣也而於先正則
終加以不遑之日而不恤焉顧殿下平日尊尚之意果
安在哉此正殿下反顧商量處也云云○荅昔非今覺處
分得正無容商量矣遣史官傳諭于趙判府事

李箕翊疏 討柳鳳輝鄭棻

十一日司諫李箕翊疏略噫自斯文衰生之後一種附麗

之徒前唱後應必欲角勝者厥惟久矣而至於頃日柳鳳
輝鄭棻等堂劄而極矣掇拾倒戈師門之語巧作侵辱先
正之資而粧揆說去手脚難掩其中直舉本源心術之病
者雖非渠輩初出之言而憑藉醜詆畧無顧忌已不勝痛
惋而若其侮辱儒賢則尤有甚焉此輩凌幻事實專事欺
蔽其罪可勝言哉其時主論之輩不可不嚴加懲討也又
有慨然者俞相墓之遠配固知無罪而竄黜諸臣今皆蒙
宥所爭源流已定主客則相墓之不免向隅豈不矜憫云
云○荅疏中嚴加懲討之說處分固當如此臺閣之上必
有公議故姑此遲待耳俞相墓令金吾放送

玉堂劄

副校理金在魯劄畧日昨擬書墓文書入之命實為天聽
回悟之機果然睿鑑洞照明旨澳宣斥言論斷是非昭晰
舉措正大規聽欣聳朱子所謂太平萬歲尚庶幾見之者
正為今日道也嗚呼曩日醜正輩換面迭出侵犯先正則
掇拾本源之說或加以造言之惡名請罪儒賢則甘心逞
毒肆口取快謂可以眩惑謂可以威制噫二痛矣尚忍言
哉伏願亟正誣賢之罪以答中外之望云二○答日者擬
書墓文書入之命是吾開悟之端而今則處分刻正是非
已明矣爾之縷二進言辭嚴理明予甚嘉尚柳鳳輝鄭棻

並當處分矣

府啓柳鳳輝鄭棻遠竄

府啓斯文不幸凌故百出一種邪佞之徒闖起醜正前後
隨續而造意之慘毒遺辭之悖慢未有甚於向日堂劄也
乃者前都承旨柳鳳輝以奸毒之性蓄樂禍之心仇視名
義媚嫉善類者乃其平生伎倆前承旨鄭棻本以附時附
勢仰人口氣之類並叅論思鼓倡邪說乘時逞毒肆狀投
醜醜辱先正如報私讐寔幻事實欺誣天聽憎鋒毒矢轉
及於先正嫡傳之儒賢蹈籍搆捏惟意所欲使我聖上緇
衣之好不承權輿其罪可勝誅哉原其用意與已已戕賢

函論同歸一套士林之痛恨國人之駭憤久而愈激若不
快施懲討嚴加隄防世道斯文之禍將無所不至請前都
承旨柳鳳輝前承旨鄭斌並命遠竄○答曰遠竄事已諭
於堂劄之批矣

院啓黃甫章趙翼命金啓煥金始煥洪禹行削棄事

院啓正言升聖日昨聖斷赫然處分嚴正凡所以尊尚先
正慰安儒賢者未有餘憾而第向日毒正之徒尚逭懲勵
之典可勝痛哉如黃甫章之以論附時議挺身首事趙翼
命之以倡首禍胎等語構陷儒賢金啓煥之以醇駁公私
等語誣訛先正金始煥之敢去先正姓字公肆蹈藉洪禹

行之乘時跳踉激成斯文之憂恠遣辭絕悖用意慘毒迭
相和應掩蔽天聰必欲嫁禍士林而後已論其情狀厥罪
惟均其在衛正斥邪之道不可不嚴懲請司成黃甫章副
司果趙翼命前正言金啓煥前弼善金始煥聞慶縣監洪
禹行并命削奪官爵門外出送○答曰依啓黃甫章罷職
不叙

禁府

七月十二日禁府柳鳳輝德川鄭斌寧遠竄判義禁

安重弼疏討崔錫文李真儒

掌令安重弼疏略向者崔錫文等托以為師仲卞投進一

疏誣辱先正固有紀極遣辭之悖慢造意之陰險未有其
比可勝痛哉其所論列無非搆捏之狀已悉於前日洋儒
之疏無庸更煩而今以今方生存之許璜至謂之京鄉所
無直欲置先正創出虛言之科如此易知之事猶且掩蔽
他尚何說上以欺罔君父下以誣詆先正略無顧忌其罪
何可勝誅臣以為不可不嚴加懲討雖施投畀之典未為
過重至於李真儒陰蓄樂禍之心欲售死黨之計前後疏
章及登對所陳遠無非誣辱儒賢搆陷搢紳之語而至以
鄭澥趙尚健及他言事之臣並請竄逐苟非聖明曲加寬
恕使其言不得肆則安保其士林之禍不作於今日耶論

其負犯合施重律而尚無薄罰之有及其在懲勵之道恐
不當若是伏願聖明快賜處分焉○答曰省疏具悉上款
所陳予意脩悉於脩忘及大臣劄批而疏末事甬之論列
是矣崔錫文遠竄李真儒施以削黜之罰似為得宜
十三日禁府崔錫文玄風縣遠竄啓

尹淳疏論隨時

修撰尹淳疏略臣行到郊圻始接邸報淵衷雷震批旨內
下呵退藥院黜補諸臺以致罷銓曹非金吾斥喉司空經
幄有若駭機禍崩迫在呼吸其不容畧刻假息於朝著者
然臣未知諸臣者胡大罪也設有一事之不概大小臣僚

亦胡至一日而皆得罪也殿下之易置朝廷本如奕碁之互翻不狎今日舉措為然無乃聖疾經年涵養漸弛火邪鬱伏天君失和應事接物之際自不覺其為疾趨之跡急絃之音而狀欬頃日聖旨有國家處分不可隨時之教隨時二字固為殿下之失言而臣竊自語於心曰殿下平日用舍臧否無一不出於隨時一言當意千言皆入一人忤旨百人同罪忠佞枉直寢幻無常國是無可定之日黨議無裁劑之期百度之受病皆源於此用舍臧否遂未免為一切隨時之歸豈其有所憤懣不暇照管於前言欬春間一邊人之進用也其言論風旨多出於殿下所開導而疏

啓隨發聽納如響論人之語不厭其峻趨事之機惟恐或遲而今日之一反前轍者卽其時開導激成之事也今日之退咎執退者卽其時聽納如響之論也而殿下不自反省歸罪群下愛憎靡定持守無恒半年之內風波再作台司寵辱殆同小兒之呼斥百僚黜陟無異蓬旅之褫鬪見退者視為故常方進者亦無固志無一人竭智殫慮擔當國事者殿下雖以爵祿之柄進退於一號令之間以為駁使箝制之資而一翻一覆之間其虧聖德而害國脉為如何哉殿下之所戒者隨時而今反自蹈殿下之所惡者黨議而輒先倡導則雖霆霹震剝霜霰交作固不足以慎人

心服群情而上好下甚趨向日壞朋比搏擊之習如水益深而火益熱嗚呼殿下雖快一時之好惡將如國事何哉抑臣竊有耿々所蘊欲一陳暴者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而其所在致死之義抑有先君而後親者則秉彝之天有心者孰無之狀若其侍疾扶衛之道君親之間体良不同故所措當盡在子則為孝况癰疽痔在臣則為佞豈其愛君不如親也良以恩義之分有不敢無別者耳殿下以侍疾不善再斥藥院之臣抑未知起居診候之際周旋有踈密辭語有贍訥而若其誠心憂灼日夕祈祝夫豈有異同哉噫大臣之責豈但在於擁護之節而殿下之求過覈

疵輒在於此以儀文節目之末厭薄太遽不少顧藉使君臣之間情志日阻位著之間風習大壞則為今日殿下之過者又無大於此識者之憂容有極哉且大臣進退關係至重雖有未允於聖心者固當降諭喉司明示指意使中外曉然知之而殿下每於醫人燕私之侍輒下嚴教使大臣請罪於醫人之口蒼黃迸出而喉司猶不知之醫人即一殿下家奴此與宦妾何異而呵退大臣聞由此輩人君之待大臣豈容如是亦將置喉司何為此路一開其流之弊將無不至此又殿下之過也云々○荅曰擬書墓文一番詳覽而有所覺悟處分改下是非大明於予心少無愧

昨其他被謫之人本無可恕之端何其張皇辭說至此哉殊可駭異而畿伯之疏侵斥不少亦未曉也

政院啓

十五日夜政院啓曰卽者館學儒生吳命尹等稱以為故相臣尹拯卞誣陳疏到院而覘其疏語掇拾崔錫文輩醜正之說誣捏先正尤無顧忌至以病敗滋多瘡痍百出締結勲戚簸弄朝權等說恣意僭辱至其臚列事件則皆是前後儒疏之既明白洞卞者而乃敢抑勒更提粧換欺蔽其所為言都不成說其眩幻閃弄之態窮遁破綻之狀有不忍正視而又敢於聖明悔悟處分大定之後復加誣詆

於禮遇如初之儒賢以序跋還為燬絕為請如有嚴畏之心安敢乃爾此等誣悖之言本不當仰溷清聽且向日本院啓辭之批有今後則毋論彼此二等疏章平復後未呈事分付之命而既稱館學之疏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處分大定之後安敢乃爾勿為捧入

十六日藥房入診時館學儒疏捧入事定奪

都承旨李宜顯所達

吳命尹等疏伸尹拯

館學儒生吳命尹等疏略伏以世道不幸自甲子年間士林之爭端始起而其時輔相之臣不察事理劫殿下威定一時遂致白黑倒置人心沸鬱末流之害將至於數敗矣

倫何幸聖學之高明超出百王乃戊寅之教新自宸衷明
定是非父師輕重之訓揚如日星真所謂立萬世之民極
者也雖偏私沈痼之輩未遽歸正而猶不敢售其邪說民志
大定國人誦聖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傳之後世而有弊
矣乃於日昨萬二意慮之外忽有擬書墓文謄入之命而
數日之間連降聖旨若曰擬書辭語果多操切不可歸之
於全然無過之地曰墓文中元無辱及尹宣舉事則一種
云云之說自歸爽實至於誣辱先正顯被罪罰者次第疏
釋一併獎借十九年堅定之聖志一副當昭揭之義理無
端粹愛一朝壞盡以致臧否賢亂群情波蕩誣賢之徒迭

起悖倫之論層生將至於斯文墜地士禍滔天臣等忝居
賢闕又沐至化粹見非常之過舉相顧愕貽心膽墮裂不
意我殿下至仁至明之世乃有此事無乃聖心於茲事源
委猶或有未盡照察者而日月之光偶為寸雲所蔽臣等
非不欲極意彈論竭兩端而告之抑恐省覽長語有妨於
靜攝請略去煩言只就其宗脊明白指陳以脩採納竊伏
念事理者天下之至公不惟臣等之所不敢私殿下亦不
得以私之也殿下處分苟不當理將天下議之萬世非之
亦豈唯臣等患之殿下宜先自患之伏願殿下深察此理
虛心明聽以至公裁之也蓋故相臣宋時烈平日病痛非

時國人言之雖其私相慕悅者亦莫不深知而竊疑非可
以外面遮歸而終可掩蓋者也先正臣尹宣舉與時烈為
道義交見其行已處事深有可疑者至誠責善無言不盡
時烈所謂吉甫於我只見其非者此也狀每以其失歸之
於氣質之病先正臣尹拯承奉庭訓處於師生之際者亦
未嘗不如是也及至宣舉沒後十餘年之間時烈之病敗
滋多瘡痍百出凡可以窺其心術之微者不一而足就其
大而易見者言之則故叅判臣李惟恭禮說事即其一也
蓋惟恭嘗著禮說一通質問於時烈則為之手自刪改及
其不平於惟恭也乃反抑勒謂惟恭變其前見改撰新說

以為乞憐時人之計既以此播傳於其門徒又對先正縷
縷言之仍使求見其草於宋尚敏而及見其草則元非別
本乃時烈所自点改之本也先正屢書叩問質其可疑則
時烈前後荅辭無非窘遁而惟恭又以書詰問則時烈語
窮乃以睡着不能盡者來書為荅先正之致疑於時烈之
本源者至此而愈深矣及夫庚申以後時烈締結勳戚簸
弄朝權言行事為無非可以病國家而壞世道者也夫師
者師其道也而今其發於心害於事者彰露如彼則向所
謂道之所存者蓋已剝地無餘矣先正於此未可隱忍含
默苟存師生之名而已乎抑當明言顯陳以冀其萬一之

開悟乎此擬書所以作而至以效比干一言而死為心者也此固仁人君子真心至誠竭誠盡忠真可謂以效聖人質上蒼而無愧者也其心之功如此則其言之洞直輸寫無所回互者固亦至當之義其言不能盡一分矣天鑑便不能盡一分矣天鑑昭臨寧不察此而今乃以果多操切為教此豈所望於聖上燭理之明者乎至於家禮源流事初無難折其的狀無疑者有四其共編之實兩賢臣手跡俱在開卷可以瞭然此一也宣舉之撰文忠公臣俞棨行狀則其讓而歸之理固然也而時烈之撰宣舉墓文明白書之曰共編狎非明證乎此二也相臣所謂不知為他家

書者此三也初則曰獨編曰屬托兩證歸虛則末乃強解之曰主客一事而三愛其說誣罔窮遁觸事破綻此四也其的然無疑乃如此而殿下亦復無端寢改以權尚夏鄭澔之序跋反污於卷端臣等不敢知此何舉措也序跋之文卽命還印則是以邢七狼狽蘓張手段及付托匪人誣人聽聞等說為有據乎此則數月前嚴辭痛斥至加罪譴者而今忽無他端一反成案唯以苟循一番之意欲為務從不恤前後之顛倒錯謬狎不顧有識之竊嘆後世之譏議乎且棨行狀曰在林川撰麗史提綱越三年入錦山著家禮源流云而尚夏乃曰源流是林川所撰夫時烈之撰

墓文宣舉之橫行狀皆批目覩而記之尚夏以後生乃欲顛倒其實蹟於七十年之後其欺天誣人乃若是耶其它中本之說集解之云俱是鑿空全無所據其餘相基輩之所粧撰誣罔尤無足下而臣等亦羞與之下矣云云

傳曰昔年下教是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正在擬書墓文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雖謂之後世有辭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之序跋之還印亦其次第事矣乃者吳命尹等身居首善之地掇拾醜正之論投進一疏誣辱先正惟意所欲畧無顧藉而至若病敗滋多瘡痍百出締結勳戚簸弄朝權言行事為無非可以病

朝家而壞世道等語尤極絕悖不忍正視而詆毀儒賢無所不至二請序文之更命燬絕亦甚無巖也所當施以投畀之典而今姑未減疏頭吳命尹為先停舉

金昌集劄斥尹拯

左議政金昌集劄子臣得伏見泮儒吳命尹疏本首舉臣父甲子筵奏大加詆斥節々捭闔語意轉深臣者未不覺痛心而拔血也從前護尹拯者必先攻臣父聖上不諒曾亦有未安之教故臣於此事實不欲涉口亦有所不敢數十年來曾無一言及之此則聖明亦或俯察之矣逮至今春世道人心無復餘地臣又適忝輔相之職不敢不為殿

下言而實非臣平日持戒於心也然臣不能隨事盡言以明先父之志於當世者則固臣不孝之罪也今儒生等所言又若是狼籍臣欲復守括囊之意亦安可得也茲事是非之相爭非一日也然其前後文案彼此得失未有如近日之詳悉著明此聖明所以益知前日所未知而明白打破者也今以見於彼此章疏者執兩端而折中則臣當日之言亦可謂過於寬恕矣如使擬書早出臣父所以責拯者亦豈止於如彼而已乎蓋拯之受文在於癸丑擬書作於辛酉若誣以為先正捏造之忍人浮虜等說出於辛酉之後果令其師病敗滋多瘡痍百出道之所存剗地無餘

則何狝未覺於癸丑以前至托以其父不朽之畜而乃能覺之於癸丑以後至不念苟存師生之名也擬書真是事師無隱之義則何狝不作於未受墓文之前而乃始作於既受墓文請改未得之後也夫墓文之無辱說學儒已痛卞聖明又下教則父師輕重之說至此落空故今乃曰墓文初不干於相絕之際欲專以他人所傳忍人等說為相絕之端臣未知擬書屬筆之時猶有一分未絕之意而必待甲子然後始為絕耶果如所言尤所未曉其師之罪過既已深知而著為擬書矣辱親之說又嫌諸捏造而屢逼之於長書則師生之道絕已久矣雖其師退改墓文求全

舊誼在拯之道宜若不可復合於既絕之後而然於甲子
未終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幽明受賜契結俱解只在門
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如彼無狀則其一言之賜安得為
幽明之受賜也其所疑結皆在本源心術之上則又安得遽
解於文字筆削之間乎其師之賢否何關於其父之墓文
而墓文不善則有許多罪過不可以存師生之名而忍人
俘虜之說亦為可絕之端墓文若改則其師將復為粹狀
無過之君子而所謂辱親之說亦將不復芥滯於其仁孝
之心此果何如也由此視之其所以為罪過者索非其師
言行之失也其所以為辱說者亦非其師之所捏造也其

所蘊憾不平專在於墓文之不厭其欲者可知已為是而
其徒之掩覆者猶不以墓文為相絕之本而欲人諱言背
師不亦可笑乎臣父當日之事實出於為世道深憂而非
出於私喜怒也而從後答責之言愈往愈甚今過三十年
而不已至以數敗彝倫將至無父之域等語極口醜詆豈
不痛哉臣本當歛退山野不聞時事而顧乃久玷崇顯受
人睚眦眷間一劄雖出於萬不獲已而其於丁丑張觸時
忌挑發彼怒則不啻多矣今儒生等所以復為拖引侵逼
臣父者亦豈非臣言為之祟也私心痛迫至此而亦萬倍
矣云云○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已悉至意更何多誥今卿

劄語打破無餘而如使擬書早出所以責尹拯者亦豈至於如彼云者亦甚明快矣俞尹輩之既用意絕恃才已痛斥則此等邪說何足掛齒卿其坐導前旨安心勿辭更起視事毋孤予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閔鎮遠既討尹拯

左尹閔鎮遠既畧夫先正臣宋時烈道德學問之高下淺深固非如臣顛蒙所敢窺測而竊嘗伏聞孝宗大王魚水之契度越千古待以賓師托以腹心手書密札使我顯宗大王親傳之講筵而書中至以胡草欠敬為未安且或以先生祿之而不名焉臣外祖文正公宋浚吉臨沒之時俞

門下大書高山仰止四字付之壁上曰此尤翁也小子識之先臣文正公臣維重乙卯既曰臣少遊宋時烈之門徒知其學問之純正踐履之篤實愛君之精忠扶世之大義而未見其貧權誤國彷彿於近日之言者臣仲父故相臣鼎重嘗語諸子孫曰尤翁言論嚴峻世人多苦之者而狀其平生所執無非大經大義人欲攻之者只自陷於小人之科甚可畏也後生人宜知之夫上而聖君之所尊敬下而賢父兄之所景服如此以故臣生髮未燥已知宋之為大賢君子斥時烈者必小人也至於尹拯輩師之前日聖教輒以父師輕重為新案夫父師之有輕重在常情宜

若當然而第父師人之大倫果宜有輕重之分則從古聖賢必已言之而經傳中無以輕重為言者朱子以樂共子生三事一之言載之小學書而亦不及輕重之分聖賢於此必不有所忘漏而終無可據之明文何也設如父師真有輕重處愛之道自有其義而尹拯師生之義未絕而私與人書論斥其師之心術其初蓋出於察理不明處義迷方而終歸於表倫敗義益為世道之害殿下猶且顧慙於平日之禮遇以不欲人之明言顯斥故右尹拯之徒乘時鼓吻百端請張愛亂黑白實損是非將以病人國家而莫之恤如臣寂寥一語為其中傷又何足言哉且戚畹之干

預朝論為臣之大罪此正臣藥石之戒也然苟非職事所關則臣豈樂為之論事哉若曰雖係職事必須含默不言然後方合於戚里自處之義云爾則傳喜之直言忤主實武之為黨三君何以見祿於後世哉繼又伏聞臺臣趙翼命之被斥洋儒也無端舉臣名而倅辱之儒臣李夏源疏論門事也又舉臣昔年之疏詆斥之夫洋儒之指斥臺臣何與於臣亡之前疏亦何嘗有適莫之意而特以臣下流所處為世所棄蹂躪踐踏惟務快意還可笑也云云○荅曰省疏具悉今茲帝復意非偶然則向來臺言自歸搆捏有何情勢之可言御其勿辭從速上未察職

府啓討疏儒吳命尹

二十日執義南道揆掌令趙鳴鳳安重弼啓曰臣等俱以庸陋濫蒙洪造猥荷言責葢補毫絲居恒愧惧靡所容措矣今聞物議以津儒吳命尹其所辜犯至為深重宜有加罪之舉而臺閣尚無論列大加非斥夫命尹等托以伸卞肆然投疏醜辱先正語意凶慘有不忍正視者此誠斯文莫大之憂恠凡有血氣孰不駭憤此聖明所以未減勦罪姑先停舉者也論其罪狀合施屏裔之典而臣等徃復消詳之際未及發啓矣詆斥之言極其深緊云臣等疲軟不職當論不論之失無以自解將何顏面一刻仍冒於臺次

予請命違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院啓討疏儒吳命尹

正言宋必恒啓斯文違厄邪說肆行以先正臣宋時烈之道德學問為一邊人之所媚嫉而受愠於群小者亦多矣猶不敢顯示攻擊公肆謬辱迺者津儒吳命尹等投進凶疏祖述辛酉逞憾之擬書遵襲已已牴賢之凶論恣意醜正罔有紀極一則曰病敗滋多瘡痍百出一則曰締結勲戚簸弄朝權一則曰病國家壞世道至於臚列條件則復提李蒼定明白痛卞之語必欲更售其讒搆之計一反事實專事誣罔其遣辭之凶悖造語之陰慘誠有不忍正視

者未乃誣辱儒賢益肆狼毒乃於天心快悟是非大定之後敢請序跋之復令燬絕如使此輩苟有一分嚴畏之意其放肆無忌安敢乃爾若不亟施投畀嚴加隄防輿情之憤惋將無以少洩世道之禍亂亦無所不至請疏頭吳命尹極邊定配○荅曰依啓

刑曹吳命尹富寧府定配啓刑判李晚成

趙恭若疏伸尹拯

二十一日戶曹判書趙恭若疏畧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陳他說而顧於近日事竊有區區憂慨於心者不得不冒死言之惟殿下慈察焉噫近日黨論之弊可勝言哉當初

分裂其端甚微末流之害將至滔天傾奪之不足竄殛之竄殛之不足又將至於何境乎人心疑阻事二睽乖始則兄弟閹牆終成秦越膏弓人心世道日異而歲不同殆至於莫可收拾之域言之至此寧不寒心哉殿下亦嘗深惡黨習痛戒臣隣前後聖旨每以建極蕩平為教而群下不善奉承無當聖意者致令聖上舉措或未免偏着於抑揚之際是非無定賞罰無常君上所言下民不信朝家政令街巷竊議有識憂嘆固已久矣仍念先正臣尹拯自其祖文正公臣煌其父文敬公臣宣舉當天地翻覆之後懷冠履倒置之耻三世秉義固守東岡高風大節炳烺宇宙未

諸今古邈乎其不可尚已况其傳家道學厥有淵源醇和
中正粹而盡背聞風者起敬觀德者心醉是誠當世大賢
百代宗師有非末學後生所可容喙而輕議不幸父師之
間所以處義者實無兩全之理則悠悠之論雖出於不少
休諒而百世公議必當以竣而不惑矣噫人心不齊論訖
多歧各尊所宗其勢卽狀而互相疵摘輕加侵辱甚非道
理所宜臣常慨然非之大抵彼此相爭自是兩家私事推
而上之朝廷以惹三十年無限風波者宗是朝家之大失
着也戊寅以後聖教昭揭是非既定者于今十九年之久
而因一源流別件之事層出許多分爭之端致令已定之

國是倅然寔改於一味堅持之餘夫源流之為兩家共編
國人所知本不干涉於昔年所爭之事聖上之焚燬序跋
初非因群下之所請則到今又令弁卷不可謂銷刻之得
宜誠有不承權輿之歎至於墓文撰書則業因學儒門生
之疏已經睿覽明賜批教則殿下之曾不以此為咎斯然
可知而今乃於局面翻換之時始下書入之命欲為今日
開悟之端以為轉移之一大關鍵臣竊惑焉噫一番人之
進退何關於旣歿之先正而因念平日待遇之隆摯反啓
時人藉口之資斧群下之失望已無暇言後世之公議吁
亦可畏至於大臣劄批斥言其名全無顧藉又以父師輕

重之說今不當提為教蓋其墓文之外徃復書尺關係
父師輕重者其說甚多而殿下未暇遍覽徑先硬定此尤
人心之所共拂鬱而殿下惕然反省亦豈無輕遽之悔也
自有此事以來彼此之言互相牴牾前頭事端又不知至
於何所殿下雖一意調和務欲鎮定當此論議日激黨習
漸痼之日恐不能救得一分况自上激而成有勸而無沮
者乎誠願殿下追念宿昔尊禮之意益推終始勿替之恩
允於辭令云為之間更加審慎毋令傾陷之言得售於聖
明之世焉噫今日國事可勝言哉危兆敗證難一二計而
然水旱為灾年事大殺人將盡劉國其矣賴朝廷四方之

根本而未聞一事一故及於濟活黔黎既決罪囚之命既
下而竄黜相繼勅勵黨論之教終宣而戈戟日尋如是而
尚可望格回天心消弭灾沴乎亦願殿下深軫安危之機
務恢綏遠之圖捨置無益之黨論專意救民之急務以答
天灾以延國脉焉云云○答曰省疏具悉向來之事極可
寒心惟以白脫李整搆獄官為第一急務專事欺蔽汲
汲如狂景色不佳日甚一日予之處分豈有它哉欲使朝
著寧靖善類全安也至於擬書墓文一經詳覽是非大明
則此誠斯文之幸而敢以一番人之進退何關於既歿之
先正而罔念平日之待過反啓時人藉口之資斧等說公

肆臆逆語極駭恃重臣如此他尚何說人心世道無復可
為也

